

唐末藩镇演义

例言

一本书以提倡信义唤醒世人为主旨

一本书起自黄巢作乱，终于朱温被弑，凡三十八年

一本书大事依据通鉴新旧唐书五代史，但详于藩镇事迹，其它与武事无涉者多付阙如

一本书采用小说中白话演义体裁，便于普及。惟当时诏命书札文章华茂者，则仍其旧。盖用白话译出，不独冗长，更嫌乏味，反令阅者厌观

一本书成于匆促，所有叙言题辞批语均未征齐，统俟再板时增加印订

一本书祇言古事，间有与时事关合者，特用一二语点题，令人注意，实行唤醒主旨。决非以某古人比某今人，阅者幸勿私衷推测，致耗脑筋，尤所盼禱

民国十年 著者识

唐末藩镇演义第一集 汉东余光黄着

第一回 考唐制四帝变兵章 聚曹州二贼兴乱事

话说唐朝自高祖李渊、太宗李世民起兵晋阳，平了隋乱，六年而成帝业，建都长安。那太宗文皇帝将天下兵马实行遣散，设立府兵，平时从事耕蓄，有事效力疆场，法制甚善。后来传至玄宗皇帝，就是那宠杨贵妃、爱安禄山的那个唐明皇，其时天下太平已久，并未用兵，府兵之法寝废。宰相张说奏请募兵，玄宗准行，并派尚书左丞萧嵩，与州吏共同挑选，号曰彍骑。至天宝末年，安禄山因与宰相杨贵妃之兄杨国忠不和，带着朔方健儿，打着渔阳战鼓，作起乱来。他的同里好友史思明更来帮助，与他成了个安史之乱。那时招募的彍骑前往讨贼，并不能平，于是藩镇之兵始强。

原来藩镇之兵，即是节度使之兵。当年因边将屯防便利起见，分道设置，只有平庐、范阳、河东、关内、河西、北庭、安西、陇右、剑南、岭南、江南、河南十二道，每道设置一人执掌兵权，原名为大都督，至高宗时都督带使持节者，名之曰节度使。安史乱时，玄宗巡幸西蜀，命太子即位灵武，是为肃宗。这肃宗皇帝派李光弼、郭子仪等，帅着当时九节度使之兵，讨平了大乱，因此武夫战将以功起行阵封侯王者，皆得充节度使。于是藩镇相望于内地，大者连州十余，小者犹兼三四，兵骄则逐帅，帅强则叛上；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，或取舍由于士卒，往往自择为吏，号为留后，以邀朝命。国家力不能制，忍耻含垢，因而抚之，行那姑息之政。各使愈骄，自出号令以相侵夺，天子熟视不知所为，反作和事老人，似此已非一日。

迨至十八代僖宗皇帝登基，年纔十四，专事游戏，政事委之宦官田令孜，朝纲大坏。各地节度使时有增加，统计僖宗一朝，节使名称竟多至陆十余处

。你道是那陆十余处呢？曰凤翔、曰陕州、曰淮南、曰武定、曰武安、曰武泰、曰武宁、曰河中、曰河东、曰同华、曰蔡州、曰卢龙、曰代北、曰静难、曰泰宁、曰钦化、曰安武、曰忠武、曰义武、曰宣武、曰振武、曰金商、曰感义、曰感化、曰成德、曰护国、曰奉国、曰佑国、曰昭义、曰义成、曰义胜、曰义昌、曰东川、曰河西、曰四川、曰镇南、曰荆南、曰剑南、曰岭南东、曰岭南西、曰山南东、曰山南西、曰陕虢、曰河阳、曰朔方、曰泾原、曰夏绥、曰邠延、曰邠宁、曰镇海、曰天平、曰天雄、曰博野、曰平庐、曰雁门、曰广州、曰魏博、曰凤州、曰大同、曰保大、曰永平。这许多节度使，平时据险要、专方面，自有土地，自有人民，缮治甲兵，储存财赋，以兵士为爪牙，以人民为鱼肉，雄视一方，无所不至。加之宦官弄权，赏赐无度，横征暴敛，民不聊生。又复连岁蝗虫大作，赤地千里，弄得一般百姓求死无所，因而相聚为盗，天下从此大乱。

且说僖宗干符二年，濮州盐贩王仙芝，因与同伙贩卖私盐打死多人，官司巡文缉捕，仙芝逃避几处，终恐被拿，乃与同夥相商，聚合饥民三千余人，破了濮州，俘虏万人，掠取财货无数。天平节度使薛崇出兵击之，反为仙芝所败，仙芝自号为大将军，带领人众来打曹州，又遣心腹兄弟尚君长、柴存、曹师雄、柳彦璋等分掠各乡。派拨已定，忽又想起一个好友来，自己言道：“我如何将此人忘了！若得此人同举大事，必能成功！”随即写了亲笔书信一封，差个心腹弟兄，姓毕名师铎的，前往曹州冤句地方，引动一位魔王出来。这人姓黄名巢，生得体格魁梧，胸怀宏大，惟天生一个杰傲不驯的特性，好酒使气，轻财嗜杀，专一结交亡命之徒。家世贩盐为业，颇有资财，父母见他如此行为，深为忧虑，又禁他不得，相继气病而亡。巢幼时也粗涉书传，深慕西楚霸王项籍之为，人屡举进士不第，乃投笔叹曰：“大丈夫当纵横宇内，自取侯王！安能向断简残篇中，作蠹虫生活，受这无识试官们的闷气呢？方今天下藩镇最强，武人为重，莫若弃文就武，别作良图。”乃聘请名师教授武艺，兼习骑射。生来一种神力，不列三年，十八般武艺尽皆精晓，尤以击剑最为擅长。王仙芝当年打伤人命，曾蒙他救护在他家中，躲避了多时，两人十分契合。那时闻得仙芝起事，正拟前往赞助，又恐事不能成，为天下笑，只得按纳在心。这日正在后园演习武技，见一门子拿了书信一封，上前禀道：“门外有一个军官打扮的大汉，自称姓毕，前来求见。并有书信在此。”黄巢接来一看，认得是仙芝的笔迹，连忙吩咐门子道：“快请那人进来。”一面拆书看罢。毕师铎已大踏步的走来，与黄巢见过了礼，一同来到大客厅内，分宾主坐下。那毕师铎便道：“大官人不认得我吗？我原在前村毕家屯居住，名叫师铎。只因同着王哥哥贩卖私盐，回家时甚少。那年我的母亲去世，我不在家，听得邻舍们说

，还是大官人施舍的一口棺材呢！我后来回家要来道谢，只因同王哥哥做的那事又发作了，不敢出门，到如今我心里还是过意不得。”黄巢答道：“一口棺材值得什么！我那一年不施舍百八十口的！我想黄天生人，原是平等，如今的世界，那富的便要金埋玉葬，那贫的连一个薄板的棺材都没有，岂是上天的意思吗？我虽有几个钱，狠想做一番事业，决不学那时下的守财虏呢！”师铎听了，不由的叹服，又将仙芝敦请同举大事的话说了一遍。黄巢正中下怀，便连夜同毕师铎来见仙芝。仙芝接着大喜。黄巢道：“阿哥首举义旗，连破州镇，天下震动。现今藩镇兵强，设一旦奉天子诏命，四方来攻，似此毫无教练之人，器械不精，粮饷不足，如何抵挡？弟有一言，如蒙采择，管教他唐家天子，坐不稳那长安！”只见黄巢叠着两个指头，说出一篇计划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讨大盗来威获小胜 调小军张宴吃大惊

话说黄巢对仙芝说道：“从来举事，固在厮杀定乱，还要文章。阿哥首举义旗，震动天下，必须草一檄文，传布各地，使仗义之心、救民之意，全国了然；又要上不叛天子，中不背强藩，自然为敌者少；将一切罪恶加在州县官吏身上，现今人民憔悴虐政，对于天子强藩均是敢怒而不敢言，惟有贪污州县官吏接近，人民恨之刺骨，今见我等专以诛杀贪官污吏为言，正合了他的意思，自然助我者多。照这样一办，既可以缓强兵之来攻，又可以收劲卒之应用。小弟不才，略知兵法，趁此时机勤加教练，俟明春天暖，鼓舞而西，不难横行天下也。”仙芝听了，深以为然，乃传檄诸道：只言官吏贪暴，赏罚不平，弄得人民饥寒交迫，流离失所。我等体天地好生之心，顺同胞恶死之念，谨举义旗，为民请命。各地不必惊恐，如有同襄大义之人，若肯来归，定当优待。一俟皇帝撤换此辈贪污官吏，即当解甲归田，同作太平鸡犬。黄天可表，决不食言。又钞写了多份，差人四处粘贴，各地人民困于重敛者，归之如市。一月之中，众至数万。巢乃拔其精壮者勤加教练，均以弟兄相呼，又将自己家财，及仙芝所掠金银发放众人。巢素性豪侈，到了此时，衣服饮食偏与那最下等弟兄们同样，每日或早或晚，召集众人在打麦场上宣讲大义一番。因此众人感激拜服，乐为之用。

再看黄巢时，并无出兵之意，又过了两月，众人精力强健，个个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，巢乃与仙芝同商进兵之道。一日，筑下土台一座，高有八尺，宽有数方，上面列着棹椅旗帜刀鎗等件，又叫弟兄们杀牛宰马，预备酒筵，召集众人，在那青天红日之下烧了香，磕了头，歃血宣誓。那誓书大意系说：我等今日聚义，全为救民。万众一心，横行天下。不能同生，便求同死。如若违背，皇天不佑。宣读已毕，众人都道“一心遵守”，那一遍声音，好似晴天中打

了一个霹雷，真是热闹。说毕，都坐下吃饭，又是大碗的酒大块的肉，丰盛得很。众兄弟们个个吃得十分醉饱，三一羣五一伙在那里说些闲话。

这黄巢便与仙芝商量着，以为河南道居天下之中，守兵最弱，易于取胜，乃与仙芝各统五万人，往河南进发。那些官兵们，平时吃喝嫖赌，全不操练，听说有贼，先自软了，无可奈何上到阵来，不战而退。巢与仙芝，所向无敌，巢破九州岛，仙芝破六州，共破了河南一十五州，声势浩大。早有探马报上长安，宦官田令孜接着，慌忙奏明僖宗，僖宗听了大惊，随即下诏，命淮南、忠武、宣武、义成、天平五军节度使，抽调精壮兵士，会同平卢节度使宋威前往围剿。又命威为诸道行营招讨使，给卫兵三千，骑兵五百，河南诸镇皆受其节制，并以散骑常侍曾元亮为副使。仙芝闻得此种消息，颇形忧闷，忙请黄巢商量抵御之策。那黄巢说道：“从来兵贵神速，权贵统一。如今唐家命六镇出师会剿，往返商量必需时日，又命宋威为诸道招讨，此人年老多病，又无特长，诸道必不服从，恐难听其调遣。我料各路不过抽调二三千人前来敷衍敷衍，有何可惧！我等计划已定，仍请阿哥去攻沂州，弟暂留后，以资策应，免至归路为人所阻。此万全之道也。”仙芝听了有理，率众往沂州进发。

且说招讨使宋威，原是先朝老将，颇有虚名。当日奉诏，先遣平卢节度副使曹全晟，率着本部人马往救沂州。这全晟生得短小精悍，十分骁勇，领着人马连夜奔来。仙芝听得，聚集众兄弟们商议抵御之策。众人都道：“我等连破数州，官军望风逃避，有何可畏？等他到来，再行厮杀。”是夜并不准备，全晟军中早已探知，二更以后，趁着星月微明前来劫寨。众弟兄们从梦中惊醒，各自四散。仙芝闻得厮杀之声，速起束装，那曹兵已至营门，只得同亲信弟兄们，乘马夺路而遁。全晟追杀数里，得胜而归。军士们一心想得头功，便对全晟说：“王仙芝已被我等杀死。”全晟急忙报知宋威，威便奏明僖宗，百官都来朝贺。那宋威又奏称仙芝已死，各道援兵请还屯本镇。这淮南、忠武、义成、宣武、天平五道节度使，前奉圣旨会剿仙芝，你推我让的，数日方各派兵三千来救沂州；行至半途，闻得平卢兵已杀了王仙芝，正自去住难决，今奉着此令，兵士们落得各回本道去了。

内中天平节度使薛崇，派的副将张宴，行至义桥，正拟折回，忽探马报道：西北一带驻扎贼兵不少，中军立着朱红旗帜，上面写着斗大的黄字。张宴听了，知道是黄巢的营寨，随即召集军官商议道：“王仙芝与黄巢原是一党，闻巢智谋更胜仙芝。如今仙芝已被平卢军杀了，我等若能擒住黄巢，也算立了大功，不枉出发一趟。我已禀报节使，诸君可竭力进攻，定有重赏。”只见两旁将士都气愤愤的禀道：“节使派遣兵士们，只教我等救沂州，并未叫我等打义桥。那王仙芝既死，各道兵马都已回去，我等仍以回家为是。黄巢无名小盗

，杀他作甚？由他去罢。兵士们纔得了几缗钱几匹绢何，必生出事来，要他卖命呢。”那张宴听了，不由的心头火起，大声说道：“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。国家每年费了无数钱粮，养着军汉。如今有一二小盗，尚不能肃清，良心何在？况且我已禀报节使，岂能中止不行？今日暂且休息，明日五更造饭，拔队前往。违令者斩！”说罢，怒冲冲的走入后营去了。两边将士下来，个个抱怨道：“我们遇着这么一个不晓事的军官，前来救沂州已是万般无奈，幸得贼已杀死，正可回家休息。偏又生出事来，去打什么黄巢。早晚这个性命教他送了，如何是好呢！”内有一个最好奸黠的，说道：“既是张副将不顾大家的性命，我们何不激怒了众军，各自拔寨回家，看他一人坐在这里，有何能力？且自羞他一羞！”众兵说道：“阿哥说得是。我们就是这样办罢。”于是各自归营，暗暗收拾到了，三更时分一齐拔队，黑夜中辨不出方向，只朝大路走去。约计也行了七八十里，东方微明，前面早有一座城池，十分雄峻。众军腹内饥饿，为首的便前去叫门，想寻些酒食。那管门军士不敢擅开，慌忙报与都将知道。原来此处正是天平所属的州城，城内有两个都将，一个姓张名思泰，一个姓李名承佐。二人闻得，一齐来到城楼，见了无数官军扎在城外，为首数人站在吊桥边。张李问知原委，见他们来势汹汹，深恐激成事端，反为不妙。二人只得走马出城，切实劝慰一番，仍就教他归还本道。众军那里肯听，只说回到天平，恐怕节使责罚，愿驻州城以供驱使。那张李二人如何敢留，只求他们开走，便将袍袖撕了一块，与他们立个盟誓，保那天平节度使不责备他。另缮文书一封，令人先下去了；一面又拿了自己的俸钱，备下丰盛的酒肴，请这军士们吃得十分醉饱，始软洋洋的拔队，一路上溜达着回天平去了。

再说张宴五更起来点将进兵，那卫兵们报道：各营俱是空营。张宴听了，吃一大惊，又恐被叛兵暗算，便连夜从小路上逃回天平，见了节使，禀明原委。那薛崇听了，大怒道：“似此叛军，若不惩治，以后何以使人，何以御众？待我奏明圣上，一律处他个重刑。”慌忙修了本章，差人往长安呈递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奏军情王铎救少弟 受官爵黄巢打阿哥

话说天平节度使薛崇，见军士们自行开拔，不听长官命令，急忙表奏朝廷，只望下一道严厉的诏令，将为首数人斩首示众，以伸军法。那知不到几日，诏令下来，教本管军官宣慰众军，一切无得穷诘，免致激成事端。那薛崇奉着，大失所望，又已接着张李二都将的来书，只得另派他部下和气的军官前往带领。兵士们见长官如此优待，越发的骄纵了几分，这且不表。再说那平卢节度使宋威，因军士说杀了仙芝，申奏朝廷，朝廷着实的奖励了几句，又赏了钱帛来赏众军。这宋威十分欢喜，正在使署堂上与僚佐们吃得胜酒，忽见一个探

马上堂报道：“小人打探得王仙芝那日在沂州败后，逃在黄巢营内，并未杀死。现见各路官军已退，收拾余众，依然出来攻掠。已与黄巢分打阳翟、郾城二处。”宋威及众官听了吃一大惊，急忙又申奏朝廷，一面再派兵把守要塞。不到几日，诏令下来，仍令淮南、忠武、宣武、义成、天平五路会同平卢兵剿灭。那知那五镇兵士都不愿再行出发，又见张宴一军擅自逃归，朝廷并不加罪，大家更起了一个援例之心，故意放出些忿怨思乱的话，在那些军官们面前说道：“宋威那人，分明是怕我们立功。贼打了败仗，他便教我们回来，他好得头功；贼又来了，他便教我们帮助他去打头阵。我们须不是木偶人，由他搬弄！前回出发，脚都走痛了，这两天刚刚养好，又要出发，把弟兄们闹翻了，我们可不能负责呢。”这军官们听了，只得来回节使，那些节使们素来仗着兵士为要挟朝廷之具，今见他们说有理，也不敢十分强迫。那宋威见各镇人马并不到来，又申奏朝廷告急，不数日诏令下来，令昭羲节度使曹翔、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、邠宁节度使李侃、凤翔节度使令狐绹调兵会剿，仍催忠武节度使崔安潜先行发兵，同宋威击讨。等朝廷慢慢分拨已定，各节使慢慢调兵遣将，兵士们一步步往前行走，那王仙芝早破了阳翟，黄巢早破了郾城。

仙芝等又进攻汝州，这汝州刺史姓王名镣，原是朝中宰相王铎的少弟，他的伯父王播当年也做个宰相，到是个世代簪缨，诗酒风流的名士，素不以武人为然。至于教练兵士，更不在意。他的部下，那能敌得王仙芝那一般亡命之徒，不须三日，城早破了，兄弟们将那王镣活捉到营，仙芝见他生得也文秀，又问知系王铎之弟，这汝州城的兵士们并未十分抗拒，便起了一个好生之心，叫弟兄们与他解了缚，赐些酒食，暂且留在后营好好的看守。一面吩咐众人：“如今打破汝州，功劳不小，准你们大掠三日。那些百姓若不抗拒的，不准杀戮。”因此满城士民听了此话，絜家逃走者不计其数。内中逃往长安的，各处传说，那王铎听了，好不忧闷，一心要救自家兄弟。次日在僖宗驾前奏道：“臣闻王仙芝与其党尚君长等，均是率土之民，只因犯法畏罪，迫而为盗。今各道节度使又不能取胜，依臣愚见，莫若赦他小罪，令其自新，除他一个官职，令人前往招降。他若来归，免至兴动刀兵，亦是国家之福。如其不来，讨之未晚。”僖宗听罢，随即勅赦王仙芝及尚君长等罪犯，并除一官职，令勅使前去招降。等勅使赶着仙芝时，那仙芝已破了阳武，进攻郑州，势焰愈大。虽然赦了罪名，见只除一小官，也不在意，并不拜令，没昼没夜的去攻打郑州。

看看旦夕可下，忽一日仙芝正与黄巢在前敌督战，听得一片喧闹之声，回头看时，后军阵角自乱，急忙与巢拨转马头，正要传令，众兄弟们已纷纷奔窜。仙芝与巢禁止不得，随众而遁。城中见了，也开门杀出来，仙芝等大败。原来昭义监军雷殷符屯在中牟，闻知郑州危急，前来接应，出其不意，到获了胜

仗，救了郑州。次日探听仙芝等往唐邓二州去了，那边自有官军攻剿，各自收军回镇。且说仙芝受此大败，攻打城池更增一番勇气，不数日破了唐邓二州，进攻郢复二州，又被他打破了，更将人马往申、光、庐、寿、舒、皖等处进发。早有探马报到淮南，那节度使刘邺，自以兵少，只令把守要塞，并不来打仙芝。一面奏请朝廷添兵，宰相郑畋接了此表，次日朝见僖宗，奏道：“自沂州奏捷来，仙芝愈肆猖狂，屠陷五六州，疮痍数千里。宋威衰老多病妄奏，以后诸道尤所不服。若使贼陷扬州，则江南亦非国有。臣见忠武节度使崔安潜，威望过人；又右卫上将军张自勉，骁勇良将；宫苑使李琢，乃西平王晟之孙，严而有勇。请皇上令其讨贼，必能有功。”僖宗颇以为然，只是宋威是先朝旧臣，老成硕望，一时不便动他，仅敕感化节度使薛能挑选精兵援助淮南。仙芝闻得此信，乃由舒寿西上，进攻蕲州。

那蕲州刺史姓裴名偓，虽为文官，颇知武略，探知仙芝到来，用那坚壁清野之法，固守城池，并不出战。仙芝一连攻了几日，只是攻打不下，又恐四面救兵前来援助，因此闷闷不乐。一日来至营后散步，看见捉来的汝州刺史王镣，也在那里和守卫的弟兄们闲话。见了仙芝到来，连忙上前行礼，仙芝略点一点首，教他一旁站住，并不言语，只是叹气。王镣见了，不知是何意思，便向仙芝问道：“这几日怎不听见大将军上阵厮杀？”仙芝叹道：“我自濮州起兵以来，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取。今番来到蕲州，满拟三日攻下。那知裴偓那厮，固守城池不来厮打，教我无法可施。好不闷人那！”王镣听了，不由的欢喜起来。自己想道：谁想我在这里脱此火坑！便向仙芝说道：“这裴偓，原是家兄的门生。当年在长安时，常在我家出入，与我十分要好。大将军不要烦恼，我自作书与他，教他前来投降。并请奏明圣上，有我哥哥作主，准保将军得一个大官，享受无穷的富贵。不强如东征西杀，作这个辛苦的勾当？”仙芝听了大喜，随即教王镣作书与那裴偓。这裴刺史接着一看，想起老师当年保荐之恩，又且贼临城下，死守着也不是个长策，见有此机会，如何不依？连忙复了书信照办，但请仙芝敛兵不掠，定当奏明皇上除一大官。仙芝也自依允，两下里结了个条约。这裴偓便大开城门，延请仙芝并后军首领黄巢及尚君长等大头目三十余人，至刺史衙中置酒款待，又预备许多礼物，一一分送，外赠军粮二千石、马草一万挑。黄巢及众人心中甚喜：好一个投降的刺史，到十分孝顺。酒筵散罢，裴偓恭恭敬敬送至城外濠边，殷勤了一回始去。又差人星夜往京，表奏仙芝归顺朝廷，请除一大官以昭激劝。

那时朝臣，多以赦罪授官易长奸宄；惟有王铎，因救弟心切，又想门生裴偓立此大功，一意固请。僖宗素主怀柔，准了王铎，乃以仙芝为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，遣中使奉了告身，前往蕲州颁授。那仙芝自与裴偓言和以后，这

裴偓每日好酒好食的奉承，又召些女乐侑酒，十分高兴。一日酒筵纔散，报有中使到来，裴偓慌忙迎接，知道朝中准了他的表章，也替仙芝喜欢。次日同着中使并州城内各官，前往仙芝营中道贺，仙芝大喜，排设筵席管待各宾。酒过三巡，菜供数道，只见后军首领黄巢带领一般弟兄们，气愤愤的走到营来，对着仙芝说道：“阿哥，你到好呀，做了官哪！我以为是裴刺史投降了咱们，谁知还是阿哥降了唐家。但是当初跟兄弟们起义之时，立下大誓，横行天下，怎么到都忘了？如今你一人做了官，我们兄弟们都到那儿去安身立命呢？今日这杯喜酒且慢些吃罢！”仙芝正在大喜之下，又当着蕲州城内许多官吏，见了黄巢等如此举动，大不满意，倚着酒性发话道：“老弟，你不要如此。你不是见我作了官，你没有做吗？将来还可以想法子。当看中使在前，你怎么这样的放肆呢！”这一语真恼了黄巢，指着仙芝说道：“你这卑污小贼，不顾盟誓，一心只想做官！一个神策军的押牙算得了什么？不是我黄巢大言，就是那节度使，我也看不上眼。正经给我做大唐的皇帝，我还不奈烦呢！什么教做中使偏使，拿来吓我？”仙芝听了，恼羞成怒，无言可答，拿起席上一个大碗，连汤带水望黄巢面上打来。黄巢眼快，往左一闪，乘势提起右手一拳打去，正中仙芝左额，早已流下血来。众弟兄们看儿闹得不像，便都上前劝解，将黄巢拉回本营休息；拿一块绢巾包了仙芝的伤痕，便都道：“大哥息怒！当初立下大誓，便是弟兄们不从时，哥哥还要管教。如今哥哥先自背了，一人做了大官，其实难服众心！”那仙芝听了众人之言，知道不专是黄巢的意思，惟有深悔从前只求成事，无暇择交，都弄了些亡命之徒，到今日有心归顺，也扭不过众人的意思了。便对着中使道：“非是仙芝不受，实在众位弟兄不依。请收回罢。”中使见此情形，连忙收拾起来，逃奔襄阳去了。裴偓见势不佳，也逃往鄂州，只剩王镣未曾逃脱，依然落在火坑。

那黄巢回到营中，气仍不消，又恐仙芝不肯离开蕲州，潜令众弟兄们在州城内放起十数处火来，将城中之人半驱半杀，掠取金银，也不通知仙芝，各自去了。剩下与仙芝亲信兄弟们尚君长等三千余人，守着空城，也就无用前来劝了。仙芝只得收拾做官的心思，再作他强盗的生活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大同镇一举肃清 河东道五遭荼毒

话说黄巢自蕲州出来，带领弟兄往郢州进发。仙芝打探明白，也不来追赶，自己和尚君长等沿江而上，去打鄂州。二人自此分离了许久，不在话上。书中再表一位英雄出来，这位英雄姓李名克用，原是沙陀人氏，本姓朱邪，父名国昌。当年讨平贼寇庞勋功劳最大，赐了李姓。这李国昌现充振武节度使，克用是他的三子，自幼生得一表非凡，十分英武，长身玉立，大耳方腮，又且天

生忠孝性成，时人莫及。只是一件美中不足，少时左目失调，神光微眇，军民人等爱敬之余，取了一个绰号，名曰独眼龙。现年二十二岁，朝廷命他作沙陀副兵马使，驻扎在蔚州。这位李爷见王仙芝黄巢等扰乱中原，心中十分忧虑，一日来到云州，与那正兵马使李尽忠商量道：“方今天下大乱，王仙芝黄巢等扰乱中原，虽然一时犯不到我们代北来，但二贼是个流寇，行踪无定的。且朝廷每每调派各道军马会同攻剿，我们也不能不做一个准备。再者军士们借此勤加教练，也免至荒怠起来。”那李正使听了，十分赞成，便命克用统率着教练。克用领命，每日将人马整顿得十分齐备，只等朝廷诏令下来，便要讨伐贼寇。一日又请那正使前来阅操，这李尽忠见了军士们如此雄壮，器械又这般精强，心下十分欢喜，阅毕回来，一路上叹念不已。忽又想着：自己才能家世，俱不及他。值此天下大乱，便起了一个良禽择木的念头。

这年正是干符四年的冬季，转瞬间残年已过到了元日。尽忠便召集几个心腹军官开了一个密秘会议、你道那几个军官呢？一个姓康名君立，一个姓薛名志勤，一个姓程名怀信，一个姓李名存璋。不一时来到后堂，那李尽忠坐了主席，对众人道：“方今王黄二盗大乱中原，朝廷号令不复行于四方，此乃英雄豪杰立功名富贵之秋也。我等虽然各拥重兵，只是学识有限，名望不高，不足以号召天下。值此风云际会之期，而无龙凤攀附之地，坐视驹光虚度，弄得老大无成，岂不可叹吗？弟每值流年更换，不觉悲从中来。想诸君振翮待鸣，必同此心理。我见副兵马使勇冠诸军，其尊人振武节度使功大官高，名闻天下。若辅以举事，代北不足平也。诸君以为何如？”原来那四将都与克用最好，听了此话，一齐赞成。尽忠又道：“今岁代北荐饥，大同防御使段文楚，本兼水陆发运使，全不实心任职，弄得漕运不继，一味的克扣军粮。今年这样寒冷，他将军衣等件全用旧棉作成，又按新价报官，于中取利，代北军士们饥寒怨怒，恨之刺骨。康兄你尚能言，何不潜往蔚州，说那副兵马使一同起兵，乘此机会诛了文楚，推他作个防御使，我们代北军马从此统一，再无他项监督之人，那件大事自然更易举行了。”那康君立领命，一马来到蔚州，见了克用，叙礼已罢，便向克用说道：“方今天下大乱，天子将边事付与我们。今年偶然饥荒，段文楚那厮还削夺我们的衣粮，弄得边军个个饥寒交迫，人心逞动。推其用心，意在激成兵变，使我等获罪朝廷。我等虽愚，焉能守死？公家父子素以威德服边人，我已得正使赞同，敢请副使一同兴兵，共诛虐帅！”克用听了，正以部下饥寒喧闹，无法调停，大有允意。便对君立道：“吾父现在振武，事关重大，等我禀报后再行。”君立道：“副使差矣，从来机事贵密，若往振武，事必泄露。文楚得知做了准备，反不易取胜。副使如以此事可行，何必千里禀命呢？以末将料之，公与正使同心合力，诛那文楚已自有余。”克用点

首应允，当请君立复命，约于上元夜在云州会同起事。君立去后，过了几日，便到上元。那正使李尽忠趁着月明人闹，带领部下人马先攻云州的牙城。文楚闻得有变，正拟调兵防御，那知帐下兵士们受他的虐待，巴不得有事打个内应外合，谁肯出力？待他分派已毕，那城门早开放了，李尽忠等进来，将文楚及督粮官柳汉璋一同缚住，下在狱中。二更时分，克用率着万人前来镇压，在斗鸡台扎下了大营。尽忠便遣人送了符印，请克用暂为防御留后，克用推辞几次，众人不依，只得受了。次日尽忠又将文楚等送到斗鸡台下，克用命斩首示众。那些军人因恨文楚克扣他的衣粮，将他尸首刎了，煮得烂烂的，吃一个饱，剩下的骨骸都踏成碎粉。克用原拟斩首之后备棺掩埋，见了军士们如此，只得作罢。可怜赫赫一个防御使，只因克扣军粮，激成众怒，弄得死无葬身之地。这也是他自作自受了。

且说众军感激克用除了大害，表求朝廷实升克用为大同防御使。这个消息传到振武，被他父亲李国昌闻得，十分大怒，便对夫人说道：“不想你我生下这个不孝的逆子！也学时下军人，杀了防使自作留后，做出这等不忠的勾当来。我今上表朝廷，请国家另派他人，教他白闹一回，灭灭他的性气！”忙即日修表申奏朝廷，请另简贤员前往接替。若克用违命，臣请帅本道兵讨之，终不爱一子以负国家。朝廷听得克用杀了防使自为留后，正在无法可施，今见国昌如此主张，便增了几分胆量，忙派司农卿支详为大同军宣慰使，先教国昌跟克用说朝廷派的人，教他千万不要挡驾，如能照常迎候，另升克用一官，必使他称心惬意。次日又派太仆卿卢简方为大同防御使，这卢简方奉命之后，那敢到任，预先派遣能员从事疏通，等到四月尚无结果。朝廷为威信起见，使出一个巧着来，将大同防御使改为节度使，以卢简方为振武节度使，调李国昌为大同节度使。他想克用为人最孝，国昌前去接任，自然不能抗拒；即令军士们发生冲突，凭他父子二人自相残杀伤，不失一个以毒攻毒之计。地方糜烂，且自由他。卢简方得知此计，十分欢喜，即日赶到振武去上任。那知这种计划，早被克用看破，赶紧禀知国昌，并说朝廷全不念大人功劳，今日不独置男于死地，并且将大人数年经营之根据一并取消。望求大人早早作主。国昌原是个直心直肠的人，见了朝廷此种诡计，不觉大怒。等待使命到来，将那制书撕得粉碎，监军前来劝阻，被他性发，一刀杀了，索性与克用合兵，破了遮虏军，进击宁武及岢岚军。这卢简方兴兴头头，满拟做一回振武节度使，谁知行至岚州，听了此种信息，不敢前行，知道这场祸事不小，连急带气，又受了道路的风霜，忽然得个急症，一夜而亡。

那晋阳城内，河东节度使窦滌，闻得克用来攻，卢简方又死，不由的心慌，便先派了地方团练兵修整晋阳的城池，又命都押牙康传圭带领民团，前赴代

州防守。那些民团个个惧怕李家父子，都不肯去。康传圭连催带劝的出发，行到城北，大家歇下，要求发个优赏。那时河东府库空竭，窦滸遣都虞候邓虔前往慰谕，邓虔摆着代表的架子，对众人说了一篇官话。那些民团见了无钱，已都有气，又听了他这篇空话，越发的火上加油，蜂拥上前将那邓虔三拳两脚的打死，放在一个破床板上，抬到城中来。窦滸闻信，只得亲自出来慰谕一番。那民团中走出几人说道：“今日节使亲自慰谕，我等十分感激。惟代州离此数百里，无饷无钱，难以前往。总求节使设法发我等一个双饷罢。”窦滸听了，也是无法，库中本自无钱，只得着差官们往城中，请那些富商来借钱。这几位富商已被节使借得不少，有心要不借与他，又恐兵士们变乱起来，也是抢掠一空。商量着借了五万缗钱，窦节使拿来，买了些布，凑着放与众人，每人给钱三百，给布一端，方才了事。自己想道：这个穷节度使，有甚么好处！长此挪借下来，还要带累我的老本。眼见得李克用要来攻打，这个担惊受怕赔钱的官，真不愿做。上了一个辞职表，朝廷派了昭义节度使曹翔来做河东节度使。这曹节使到任，先要立个下马威，风忙捕民团中为首杀了邓虔的十三个人，尽都拿来杀了。又有那义成军来到晋阳援助，尚未解甲，即哗噪着求赏。这曹节使也斩了十余人，平了风潮，便请义成、忠武、昭义、河阳四路兵马，集中晋阳以御沙陀。那时克用已破了岢岚军的罗城，曹翔的先锋军又打败了，晋阳闻信，只得闭城防守。曹翔气愤愤的卧病在床，谁知民团及义成军被他杀了多人，心中怀恨，正议报仇，城中惟有昭义军驻扎最多，余者均开往前敌去了，便派人往说昭义军兵士道：“沙陀兵指日来到城下，节使现又卧病在床，焉能防御？我们不定死在那一天呢！莫如抢了晋阳，各自回乡，图个下半世的快乐。阿哥们以为何如？”那时兵心最坏，听得说个抢字，人人欢乐，各自拿刀执棒，向热闹街市中真个做起来。民团中人乘势跑到节度使署，打散了卫兵，冲到上房，杀了曹翔。可怜这位节使到任纔止两月，因要立个下马威风，竟遭杀身之祸。

克用闻得，力攻岢岚。岢岚军见了晋阳已乱，均无斗心，翻城相应。克用得了岢岚，进攻洪谷，河东宣慰使崔季康与昭义节度使李钧前往救援，又被克用战败，李钧被乱兵射死。那昭义兵退至代州，又无主将，落得把个代州剽掠一空，跑回上党去了。这崔季康见李钧已死，又调驻扎河东的军马前往抵御，军士们行到静乐，因发饷不平，杀了孔目官石裕。崔季康用正言压制，那里肯听。季康见势不好，逃归晋阳，乱兵还不饶他，追到城边，都头张锴、郭咄攻破城门，跑入府里杀了崔季康，方才完事。朝廷见河东军人接二连三的因军饷滋事，克用父子攻打又急，想着重赏一回以示鼓励，便派了中使勅赐河东军士银五万两，由孔目官王敬发放，按着等级分配多寡。谁知牙将贺公雅所部士

卒，因分得少了，气愤不服。那贺公雅对着众军道：“皇上赐我们的银子，应该平分。偏是这姓王的要分出许多等级，我们得着这几两银子，吃饭不饱喝酒不醉，要他何用！现放着锦绣一个晋阳，何不发他一个大财呢。”众军听了，都说道：“牙将说得是！别的营里有什么特别的功劳，该得多些？我们守着这点口粮，那一年能发一宗财啊。”说着真个一齐动起手来，连抢带烧，将晋阳的三城更弄得摧残难看了。原来唐朝自高祖起义晋阳，后来太宗命李绩筑了三城，作为北都，十分宏壮。当日军士们焚掠已毕，并不逃走，又将那孔目官王敬捉住，送到马步司中来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 李克用射箭服豪酋 杨知温谈诗退大盗

话说贺公雅所部捉了孔目官王敬，送到马步司中，与他理论。那王敬就有理也说不过众人，何况又无十分充足的理由，监军亲自与他和解一番，也是无效。只得将王敬斩了，以谢众人。朝廷见了晋阳军人屡次闹事，无人愿往，便将河东都牙将康传圭升了河东节度使。这康传圭是本地人氏，从前打死邓虔正是他的主意，他到躲过了罪名。如今得了节使，好不威风，专事刑罚，报复私怨，强取民财，十分顽恶。这日遣遮虏军使苏弘轸前往抵御克用。那时克用已进攻太谷，苏弘轸那是克用的对手，上到阵去，头一仗就败了，只得退回。传圭见了大怒，斩了苏弘轸，又遣都教练使张彦球将兵三千，来敌克用。行至百井地方，众军不进，彦球恐怕做苏弘轸第二，也便折回。康传圭闻信，忙将城门闭了。那些兵原与城内兵都是一气的，私自开了西明门，放他们进来，杀了传圭。监军周从寓亲自出来慰论一番，升了彦球为府城都虞候。朝廷闻得，慌忙遣使宣慰，谕旨上说道：所杀节度使事出一时，各宜自安，不要忧惧。到反安慰他们。河东军人因之益形放肆。

且说河东屡生内变，那里有心打仗？又加克用十分骁勇，一路如摧枯拉朽，连胜数仗，兵士们不免骄怠起来。那时朝廷又派李琢为蔚朔节度使。那李琢前书表过，是西平王李晟之孙，当年李晟平了朱泚之乱，朝廷封他为西平王，家世将门，颇有智略。奉命之后，将兵万人屯在代州，与卢龙节度使李可举、吐谷浑都督赫连铎共讨沙陀。那赫连铎与克用同是番人，素有私怨，打听克用如何计划，再行进兵。一日探马回报：李克用留下将官高文集、傅文二人守住朔州，自将大兵来敌李可举。赫连铎听了，便乘虚进攻朔州，遣人去说那高文集道：“你与克用同是唐臣，克用叛唐与你无涉，你何必从这叛臣，一处待死呢？”那高文集本不以克用举动为然，只因无机可发。今见连铎来说，便也动心，又畏傅文达监视，不敢便从。那赫连铎又遣人说道：“傅文达与你同事，必不疑你。你可请他议事，将他捉了，一同归唐，岂不更立了大功？”那文集便依计而行，果将傅文达捉住，与酋长李友金、都督米海万等都降了李琢。

克用得着消息，急忙回兵。那卢龙节使李可举，在城内闻得，知道克用要顾根本，忙差部将韩玄绍，从小路抄到药儿岭地方暗暗埋伏。这克用因救家心切，急速折回，并未提防，被玄绍前截后堵，两旁夹击，打得大败，杀死七千余人。那首创阴谋的李尽忠，也被玄绍的部下杀了。李琢与赫连铎，乘着李可举跟克用战争的时候，他们便去攻蔚州，李国昌又败，部众大溃。在半路上遇着克用的残军，合在一处，同着宗族人等北入达靼去了。朝廷以赫连铎为云州刺史大同防御使，又命李可举兼侍中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克用同了父亲李国昌及宗族人等，来到达靼。原来这达靼本是吐蕃的别部，居于阴山一带。克用与其豪帅一向有交，此时投奔前来，那豪帅也十分优待。住了月余，倒也安乐。谁知这个豪帅与赫连铎也有交谊，那连铎打听得克用等在此，忙遣了一个心腹，将了许多金银珍物，骑了他的千里乌骓马，前来馈送豪帅，要取克用父子回唐。那使者到来，送了礼物，又对豪帅说道：“这个李克用父子才勇超羣，不甘久居人下。大帅留之必为后患。不若献与唐皇，既可得功，又可除害，实为两全之计。”那豪帅听了，心下十分游移，便请这使人暂且住下，容我商斟。又叫把那匹乌骓马，交与马夫们好好的喂养去了。再说克用来到达靼，不觉两月，一日回想云蔚二州十分抑郁，便带些兵士到阴山，左右打猎一回，傍晚回来，见土城一带有一大羣军马在那里闲溜，那大道边更有一匹黑色的，生得十分精壮。心内叹道：那里来的这匹好马，也跑到这穷荒沙漠的地方来！一面叹念着，已走到道边，不由的向那马夫道：“这马是谁家的？”那马夫道：“我们是帅府里的，这匹马，听说是唐朝使臣骑了来的，真是一匹千里马呢！”克用听了有唐使到来，不由的心里一惊，便又问道：“唐使来此，为了何事？”那马夫道：“前日听说这使臣从大同来的，只见送了许多礼物，不知为了何事。”克用是个机警的人，听了此话，心下早已明白，急忙回到家中，说与父亲知道，又密密的吩咐了众人小心把守门户，看他如何发作。过了几日不见动静，心下渐渐的放宽了些。一日忽报豪帅差个军官下书，请他来日往西郊会猎。克用复书允了，回到后堂，又与父亲说知。那国昌道：“前日听得有使臣到来，明日又请你会猎，眼见得没有好意，不要去罢。”克用禀道：“孩儿已经应允，岂可失信与他。若说不去，到教他先疑了。孩儿仗着一身本事，明日只带几个亲兵前去，看他把我如何！”国昌道：“虽然如此，凡事总要小心。我同孩儿们准备着接应。”当下议定。到了明天，克用穿了文豹的猎衣，带了金貂的暖帽，拿着一张七宾弓，挂着一壶大羽箭，跨下赤兔马，提了定唐刀。原来克用有心要平唐乱，闲时仿着关夫子青龙偃月刀的式样，打了一口，名曰定唐。当下带着七八个雁门紫塞的健卒，来到猎场。那豪帅领着众人，笑容可掬的迎将上来，见了礼，便请到皮

帐中吃酒避寒。克用有心要探试他的意思，酒至数巡，起身说道：“今日蒙大帅赐宴，十分感激。止是围场以内无有下酒之物，闲时大帅要看克用射箭，一向未曾演过。今日当着众军在前，又有若大一个广场，意欲演习一回，与大帅下酒。不知尊意如何？”那豪帅正要看看克用的本事，便道：“赞成之至。”克用随了豪帅来到围场，叫同来的八个护兵将，那八枝马鞭埋在百步内外，左右将克用带来的宝弓俟候上来。克用站在地上相了一回，拿起弓抽出箭，一一的发去。那八枝马鞭，没一个不射倒。一旁豪帅及众军们都齐声喝采，克用道：“量此小技，何足为奇！”又叫猎兵在围场东边树林内折一枯枝，上有残叶十片，也埋在百步外，一一射去，那残叶个个应弦而破。豪帅及众军们愈形惊异，站在两旁喝采不已。克用道：“此尚不足为奇也！”再命猎兵觅得钢针一枚，长仅五分，细同一发，悬在那百步外枯树枝头，拣去了残叶，远远的看去，只有一丝微光在那里摇动。众人莫不替他担心，那克用搭上箭拉开弓，觑得真切，搜的一箭射去。正是：弓开同满月经天，箭去似流星着地。不左不右，不上不下，正中那个悬针。众军们都惊得呆了，半晌喝不出采来。豪帅叹道：“吾兄真神箭也！”心中十分钦服，忙命猎卒再添热酒，与克用同到帐中痛饮一回，结为兄弟。豪帅道：“吾弟这般英雄，真是一时无两。他日雄飞天外，不要忘了今日之乐，那就是愚兄的幸事了。”克用站起来说道：“承奖承奖。小弟止因一时误听人言，被部下兵士们杀了防使，得罪天子。如今弄得愿效忠而不得。现闻黄巢等贼扰乱中原，必为大患，一旦天子赦了小弟之罪，得与兄等长驱南向，共立大功，也是平生的快事！小弟想人生一世，能有几何光阴，谁肯老死这个砂碛中呢！”那豪帅听了，知道克用无久留的意思，又见他这等的英雄，等闲近他不得，何必做此恶人？明日谢了赫连铎的来使。这个使者各自骑着那匹千里乌骓马，回大同去了。

不言克用父子安居阴山，再说王仙芝与黄巢分离以后，仙芝同着尚君长去打鄂州，拗着一股闷气，攻城更加勇猛，不到三日，鄂城早已打破，烧杀奸掳了一回，依然折回北方，去打宋州。那黄巢自蕲州出发，以为仙芝必来追赶，便可和好如初，那加仙芝竟自西上，究竟是自己打了他，心中到也过意不去。但是事已如此，也不便折回去俯就，一径北来攻打郢州，也自攻破，杀了节度使薛崇。又破了沂州，听说仙芝现打宋州，相离不远，况且近处又无地可攻，便也往宋州进发。一日来到查牙山，只见前面两山回抱，中间羊肠道上，早扎着一丛人马截住了去路。黄巢叫弟兄们暂且扎住，命人前去探听，不一刻见探子带了一位大将来见了黄巢，伏地便拜。黄巢即忙还礼扶起，一看不是别人，正是那尚君长的兄弟，名叫尚让。便也欢喜问道：“二弟缘何在此？”尚让道：“自从哥哥与两位哥哥那日在曹州出发，兄弟走得迟了，未曾赶上。又恐

被官兵拿住，只得逃到这查牙山来落了草。几回要前去聚义，都被官兵截住。后来接着哥哥的信，说二位哥哥因在蕲州酒后失言，伤了和气。前天在宋州，又有信来说，王哥哥叫小弟到沂州迎接哥哥一同往宋州聚会。不想在这里相遇。哥哥何必因此小故，伤了弟兄们的义气呢？”黄巢道：“当时大家酒醉了，做出那事。我也正自后悔。如今同你前往罢。”当下二人议定，就在山上歇了一夜，次日起程，来会仙芝。且说仙芝攻打宋州，围住了那老将宋威。那知朝廷又命忠武军前来救应，那忠武军先锋右卫上将军张自勉，带了七千精壮兵来到宋州，会同城内宋威的兵一齐夹攻，仙芝抵挡不住，率众往南而逃。张自勉亲自赶来，杀了二千余人。正在十分危急，恰好黄巢同尚让到来，接杀一阵，救了仙芝。张自勉见有救兵，收军而去。仙芝感激黄巢，相见后各自责备一回，依旧似当年的情分，合兵去打安州。不日破了，又去打随州，活捉了随州刺史。那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，闻得随州有失，忙遣了儿子前求救援，又被仙芝弟兄们射死。朝廷闻得此信，命左武卫大将军李昌言、忠武大将张贯等往援襄、随。黄巢便与仙芝商道：“朝廷又发大兵前来追剿，我等若在一处，被他围住，没有救应。不如仍作两路，分他的兵力。他若攻西我便往东，他若攻东我便往西，出其不意捣其空虚，使官军捉摸不着，疲于奔命，我等方可以得志也。”仙芝听了有理，只是又要与黄巢分离，心中十分难舍。出发那日，不觉流下泪来。黄巢见了，也十分的感动。带着众兄弟们转掠蕲黄，被曾元裕打败了，斩首四千余级，巢遁回淮北。仙芝听了，好不焦心，自己想着：自蕲州授官以后，为众兄弟所阻，勉强再做这盗贼，实觉无味。今见黄巢又打了大败，更为忧心，便又动了一个归顺的意思。朝廷亦因连年攻剿不下，主张招降。那招讨副都监杨复光主张最力。原来这复光部下有一军官，与尚君长系同村的人氏，幼年十分要好，复光即命他去说尚君长。君长依了，再去说仙芝，那知正合了仙芝的意思，便遣君长等请降于复光。正从那宋州经过，被老将宋威的部下探知，要夺这个功劳，伏兵道中，劫了君长等，解到宋威处请功。那宋威见了大喜，连忙修下表章，奏称与君长等战于颍州西南，生擒以献。杨复光闻得，连忙奏称君长等实系投降，非威所擒。僖宗以真象难明，便命侍御史等审问，也难决定，竟将君长斩于狗脊岭。仙芝闻信，与尚让等又痛又气，从此死心踏地再当他的强盗了。

一日领着人众来寇荆南，这荆南节度使杨知温，原系进士出身，素不知兵，又最喜谈诗学的。这日同着清客们，正在那里编本朝的诗史，又对清客们道：“本朝的诗家，自然要推李太白杜少陵二位了。只是下官最喜王摩诘孟浩然诸人的诗，另有一种闲逸雅澹之致，读之令人作潇洒出尘之想。至如韩昌黎，故意要做那雄伟一派，殊乏自然之妙；白香山着意要做自然一流，又有些粗

俗之处。近人李义山的诗，倒是蕴藉风流，工力也还不浅呢。”那些清客们只要讨节使的欢喜，自然是极口赞成。正在说得高兴，那天却早落下一场大雪来，知温便对清客们道：“我们且到后花园赏赏雪景罢。”清客们都道：“今年下这大雪，明岁必定丰登。此是节使勤政爱民感召下来的，正该作贺。”那知温谦让了几句，便引众人来到后园。只见玉裹银妆，好一派清冷宜人的景物。众清客们随了知温，走了几处台榭，来到一个所在，左有山石玲珑，右有长桥曲折，中间一所瓦房，十分齐整。进到里面，一色楠木器具，好不精致；后房一带玻璃窗，外种着十数株红梅。那些花儿映着白雪，分外的娇艳妍华。看那正中时，悬着一个横匾，镌了四个大字，是“幽草之轩”。再看那字体时，秀润清劲，到像是学本朝李北海的笔法。那清客们便问知温道：“节使这个匾额，是何典故？学生等略识之无，未明出处，还求见教。”知温道：“这个出处，就是刚纔与你们说的近人李义山的诗。他那玉溪生诗草，我也读过几遍，好句甚多。我最喜他那‘天意怜幽草，人间重晚晴’的一联，故将这个轩颜曰幽草，以志景仰之意。”说着左右捧上酒肴来，浅斟低酌，细说豪谈，好不高兴。又见一个卫兵慌慌忙忙的跑了进来，向着知温禀道：“王仙芝带领一羣人马来打荆南，已经渡了汉水。离城不远了！”知温听得，虽然扫兴，到还镇定的住，一面令传知将佐把守城池。众清客见有这等大事，连忙起身告辞。知温听了那里肯放，留着又饮了几杯，看看天色已晚，方纔散了。只见将佐们慌忙来禀道：“王仙芝锐力攻城，属员等抵挡不住，被他破了外城，现已退守子城。请节使前往抚循士卒。”知温听了，好不奈烦，只得带了纱帽，穿了皂裘，学那羊叔子轻裘缓带的风度，慢慢的出得署来。那众军士都道：“现在外有强贼，内有乱兵，请节使改穿盔甲，以备流矢。”知温听了，又去改扮半日，方始登城。抬头一望，漫山遍野俱是贼人，大戟长枪，在那雪地里和官兵厮打。便自叹道：“这些贼人若肯谈诗时，我便充得个前辈。如今只讲厮杀，我如何能行？看看性命有些难保了。”那知这位节度生来的福大，正在叹息，只见贼众自乱，四散奔逃而去。火把光中来了一队官军。知温命人开城探听，原来是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，正恨王仙芝杀了他的儿子，打听贼众在此，带领人马前来报仇，杀退仙芝。倒救了知温的性命，知温请入城中，预备酒筵，重重的谢了李福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 五十天超度王头领 八百里吓坏黄将军

话说王仙芝在荆南，被李福赶来打得大败，便一路焚掠着去打申州。那招讨副使曾元裕，探着仙芝到来，将部下精壮分做两路埋伏，其余老弱残兵上阵诱敌，连败几仗，引得仙芝大众赶来。元裕两路伏兵齐发，杀了一万多人，招降散遣的也有万余人。仙芝只得逃往黄梅。元裕忙一路赶来，又连败数阵，被

他杀了五万余人。仙芝同了数骑，拚命往东南而逃。约计行了七八十里路，抬头一看一片汪洋，早到了大江边的湖泊，远远虽有几支船在那里摇摆，只是叫他不应。仙芝正要拨转马头另寻别路，早被元裕兵士赶上前来，把个魔君斩于马下。看官，你道曾元裕何以这等的利害呢？原来仙芝同弟兄们自做贼以来，一味抢掠辎重太多，那黄梅一带道路又狭，行走未免迟慢，被元裕赶来，众兄弟们又舍不得那金银财宝，不肯抛弃，因此大败而亡。正合着那句俗话，要钱不要命了。且说仙芝已死，余党大半散去，独有尚让，因哥哥被唐家杀了，怀恨在心，闻得黄巢现在攻打亳州，便领了众人前来报知此事。黄巢想起当年起义之情，又想着从今以后更无人能分官军的兵力，便动了个兔死狐悲之念，恳恳切切哭了一场。又想仙芝已死，自然以我为尊，但众兄弟们尚不十分推戴，如何是好？眉头一绌，计上心来，便吩咐满营弟兄们，都与王哥哥穿孝。又请了高僧高道，就亳州城外扎起丧棚，做那七七四十九天的水陆道场，保佑王哥哥早升天界。每逢上祭之时，他便号啕大哭，涕泪纵横。看看四十九天已满，黄巢那里肯依，便对众人道：“王哥哥已死，我等替他做佛事，每日听着钟儿磬儿的响声，便提起了思念他的心肠。如今佛事已完，连那钟磬的声音也听不见了，教我如何过得去呢！你们快与那僧道相商，再教他多做四十九天的佛事罢。”众人听他说得可怜，便来与僧道商量。那些僧道们那里愿替贼人做佛事？只是惧他，不敢不来。好容易挨满了四十九天，正拟各自逃命，如今听了黄巢还要再做，满心的不愿意，又不敢明白驳回他，便想了一篇假话，回答众人道：“这七七四十九天的道场，原是当初佛祖定下来的，不能妄自增改。况凡当初头一天念经时，已经申表三十六天玉皇大帝。如今要多做几天，他便怪我们说话不信实，见罪起来，反与王头领的魂灵有碍，少不得打入十八重地狱内去受罪呢。我们都是靠着念经吃饭的人，还有什么不肯做的么？只是与死去的头领无益。还请老爷们商量罢。”众人只得来回黄巢。那黄巢虽然生在迷信时代，他的自信力可狠强，他与王仙芝做这佛事，别有一番用意。听了僧道们这一篇话，也自好笑，正要破除弟兄们的迷信，偏不依他的话，便对众人道：“从来做佛事只听做七七四十九天，那里多了那一天不做个整数？你教那僧道们再与王哥哥多做一天，凑成个五十天的圆满功德罢。”众人又来对僧道说了，那僧道们见止做一天，便也不固执前议，到了明日，打起钟盘，胡乱的念了一天完事。这便教“五十天超度王头领”。若照僧道说的话，多做了玉皇大帝是要怪的，恐怕这王仙芝难免到十八重地狱去走一遭呢。

且说众人见了黄巢与仙芝作佛事，如此义气，谁不钦服？尚让及李罕之、毕帅铎等几个首领，对众人商议道：“王哥哥已死，我等拟推黄哥哥为王。你们众人意下如何？”众人齐声说道：“正该如此。”让等便来告知黄巢，黄巢

那里肯受，推了好几次，众人仍是不依，再三再四的推戴。黄巢暂准为冲天将军，只是众人以后都称他为黄王。那黄王因不愿用僖宗的年号，取了个称王定霸之意，改元王霸。一面分授众弟兄们的官职，及应管的事务，刻了印信，定了章程，不像仙芝当年那等草草的情状。又起了一个富贵须归故乡的念头，部署已定，带领众弟兄们折回曹濮二州来。谁知二州的人听说黄巢要来，都不敢认这个同乡，各自扶老携幼逃避外州去了。黄巢且在家乡驻扎几日。朝廷见仙芝已死，黄巢又无动作，便有心要招降他，下了诏命，以巢为右卫将军，令就郢州解甲。那黄巢那里肯来？等众弟兄们养得精壮，练得熟习，遂自滑州略宋汴，攻卫南，打叶县，破阳翟，进攻洛阳。朝廷闻信，又发河阳、宣武、昭义等兵把守河洛要隘，又以神武大将军刘景仁充东都应援防遏使，听其自行募兵，并命曾元裕将兵撤回东都，守住武牢。黄巢打探明白，知道朝廷有备，不能得志，便出其不意，领着弟兄们南下，渡了长江，攻打饶吉。又折至宣润二州，俱皆得胜。

黄巢便去打那临安，早又引出一个英雄来。此人姓钱名镠字具美，本地人氏。临安里中有大木，镠幼时同羣儿游戏木下，自己坐在大石上，指挥羣儿为队伍，号令颇有法制，羣儿皆惮之。及长，父母双亡，因此无赖。又不喜作生业，以贩私盐为事。尝与本县锤录事之子数人在一处饮博，那录事禁止儿子们不要与他来往。一日有豫章一个看相的来到临安，见了钱镠，大惊道：“子骨法非常，愿自保重。”这锤录事闻得相者之言，仔细一看，果然的不错，也便时时周济与他。因此钱镠得以活命。现年二十多岁，天生神力，猿臂善射，尤善舞槊，一县之中无人能敌得他。干符二年，浙西裨将王郢乘着北方王仙芝黄巢等作乱，他便在浙西同时响应，那镇将董昌招募乡兵去打王郢，钱镠便投在他帐下，骁勇善战，连败王郢。那王郢跑至明州，被镇使刘巨容射死。昌便表镠为偏将。当日闻得黄巢先锋到来，昌又忙请钱镠商量退兵之策。镠道：“如今镇兵少而贼兵多，止可智胜，难以力御。我拟出奇兵击之，或可退贼。”便在董昌耳边说了几句，董昌大喜。镠乃与素日最好的劲卒二十人，一同出城，命他们伏在山谷之中，自己在山腰一棵大树上伏着，手中卷着一个小红旗，对那二十人道：“你们看我旗动，便都杀出来。”众人听了。伏到上午，那黄巢的先锋到了，见了两边高峯插云，中间一条曲折羊肠小道，便吩咐人马单骑而过。镠伏在树上早已望见，将手中红旗一招，那二十人一齐放箭，射杀了为首数贼，后军自乱。镠与二十人赶下山来，斩了百数余人，那贼都逃回去了。镠也不去追赶，走出山来，恰好道旁有两间茅屋，像是个卖茶的，便带了众人叫开门。里面走出个龙钟老妇来，镠教他烧些茶与众人解渴，自己想道：这种计策只可用得一次。若黄巢的大军到来，还是不行的。略一沉吟，早又计上

心来，等众人喝完了茶，拿些钱还了老妇，便对他说道：“后面如有军人问时，你就说临安兵屯在八百里啊。”老妇听了。钱镠又道：“你可别忘了！”老妇道：“军爷放心。这句话若忘了时，那就止能坐着吃哪。你别瞧我老，精神还强健呢。”钱镠听了，笑着带领众人，要往八百里去。那些劲卒便问道：“我们二十人杀了他数百人，他一定要来报仇。如今躲往深山里，还恐他们寻着。副将反告诉他的地名，做什么呢？”钱镠道：“但说无妨。”那二十人疑惑了一回，也就一阵风的去了。原来这八百里是个山僻的地方，实际止有八里多路。因为曲折崎岖，过往客商都道这个地方虽止八里，却像八百里的难走，因此相沿，都叫这个地方做八百里。

且说那黄巢听得败卒回报，前面山边有十几个人截住去路，杀了我们数百人，先锋头领也受了伤。不觉大怒，便领众人，同败卒来到山腰，并不见一个人。恰好道旁有两间草屋，门首坐着一个老妇，见他们来了，正要入内关门。那黄巢一马赶来，向老妇问道：“临安的兵都往那里去了？”那老妇想起钱镠的话，正要回答，又见黄巢这一般人都不是本地官军模样，个个彪形大汉，好不怕人，便惊惊惶惶的答道：“临安兵屯八百里。”将个在字竟忘了说。那黄巢不知八百里是个地名，以为临安兵屯有八百里之多。自己想道：从来只听见说三国时，刘先主要跟关夫子报仇，同东吴陆逊对敌，扎了连营七百里。怎的临安这点地方，倒扎着八百里的营呢？又见那山势险恶，怪石峥嵘，树木深密，便对众人道：“先前十几个兵，尚且杀了我们数百个。何况这八百里的兵？我素来行军，专以避实攻虚为主，所以能纵横天下，如入无人之境。若大一个两浙，繁华地方狠多，何必定要攻这临安呢？我们去罢。”众军听了黄巢之言，又见这山岭难行，都随着黄巢，风驰电掣而去。临安因此未遭兵燹。这就是那钱镠的妙用，救了一方生灵，直到如今，西湖上还有钱王的庙呢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 困广南大盗施巧计 守江陵副将肆淫威

话说黄巢不敢攻打临安，便顺道来至镇海。那镇海节度使姓高名骈，表字千里。少时能一箭射落双雕，到也英雄的狠。帐下有两个大将，一个姓张名璘，一个姓梁名钊，都是十分骁勇。当日高骈闻得黄巢来攻，便与张梁二将分道埋伏，黄巢因见临安先有准备，扑了一个空，好不扫兴，因此催着众人连夜赶到镇海，要杀他个措手不及。那知高骈又早有预备，反杀了黄巢一个狼狈大败，那毕师铎、李罕之、秦彦等几个大头目，都被张梁二将生擒活捉了去。黄巢领着众人，连夜奔往温、台、处、福诸州，开了山路七百余里。看看将到广南地界，那些众兄弟们都是山东河北一带的人，自从镇海下来，见了那许多走不完的山路，那个奈烦？又见黄巢打了大败仗，更是意懒心灰，无精打采，走一

步挨一步，无复当年的勇气。黄巢见了，十分忧心，待要管教他们，又怕大家不服，各自散了，更为不好。眉头一绌计上心来，便对众兄弟道：“此去广南，山路崎岖十分难走。我们自曹州起义以来，南征北打东荡西攻，经过了大小数百余战，王哥哥尚兄弟又都死了。闹来闹去，何日是个结局？现今大五月的天气，还要往那南边逃走，实在难受。为我一人，苦了众兄弟们，我更难过。如今我已打定主意，暂在此处歇息，明日写两封书，差人就近往浙东观察使和岭南东道节度使那里下了，教他们申奏唐皇，与我一个太平节度，我便带了兄弟们北上还家，图个下半世的快乐。你们众人以为何如？”大家都道：“哥哥说的是。我们就在这里驻扎了罢。”黄巢应了，当便写了两封书，差人两路下去。那浙东观察使崔璆、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，见了书信，知道黄巢的利害，一个锦绣中原已被他闹得十室九空，现在此处按兵不动，意思尚不算坏，如何不与他奏闻呢？两个会同上了表章。朝廷开了个会议，众官都道：“黄巢这贼，扰乱中原，杀了许多生灵，伤了许多官吏。幸被各镇人马赶他到了广南，眼见得势孤力竭，不日当可扫平，还敢口出大言，要求节使。意在借此北归，再肆荼毒，万万的准不得。”僖宗听了，随即下勅，不准所请。黄巢得着信息，便召集众人宣布一遍，只见众人听了，俱各默默无言。黄巢知道尚不死心，踢地同他再作强盗，便又对众人道：“唐皇不准它的意思，必是因我们在北方杀得人多，不愿我等回去。现在广州地方宝货山积，如能得这个所在，作个安身地盘，潜图北归，尚不为晚。前回那个降书，不知他们写的一些什么，所以不能邀准。我今亲自拟一个恳切的降表，差人到长安呈递。若能照准，也不枉我和弟兄们低头下气这一回。”众人都道：“大哥此番上表，唐皇必定准的。”黄巢道：“但愿如此。我和弟兄们都得了好处。”说着写起表来，星夜差人往长安去了。这黄巢好不欢喜，每日与兄弟们饮酒作乐，只候圣旨到来，便去广州上任。那知朝廷得了此表，又开一个会议，众朝臣以广州穹远，便不十分反对。惟有左仆射于琮，以为广州市舶往来，宝货所聚，岂能令贼人所有？不如另除他一个闲官。众人听了有理，便请僖宗除巢一个率府率。这官在唐时，原是个无关轻重最不出名的，你想黄巢那个心高气傲的人，从前与他一个将军他还不愿来做，如今闻得此信，怎的不怒？便在身旁藏了一口短刀，传齐了众人，大声说道：“我与众位兄弟，都是安分良民。只因连年不熟，又被那贪官污吏暴敛横征，弄得我们求生不得生门，求死又无死所，万般无奈，纔做了强盗。如今按兵不动，有意投诚，北归不成，南下不得，倒将那芝麻大的官来赏给我们。试问他朝中那一般文武，那一个是凭才凭识，公公正正得来的？也不过同我们一样，抢夺搜括了些金钱，加一番运动罢了。偏是我们就做不得？当年上京赴试，被他黜了，如今我仗着兄弟们做出了这大的事业，还拿这个

官来赏我，也太小量天下士了！看他的意思，那里是舍不得广州节使，简直是不要我兄弟们一个活命。如今在这万山之中，若能同着弟兄们长长远远的受辛吃苦，也还罢了。眼看得粮草将尽，四面官军不日围将起来，就算众位弟兄们骁勇善战，敌当得住，只是饿也把你们饿死了。想来总是我和王哥哥的不是，如今他已死了，我不如也同他去！众位兄弟割下我的首级来献与那厮，便可安安稳稳回转家乡。我就死在九泉之下，也是欢喜的。惟有来生来世，再同众位做兄弟罢！”说罢，搜的拿出那把明晃晃的刀来，往项下一横。正是：平生每作千秋想，临事方知一死难。

那黄巢将刀放在喉间，手已软了，只见众兄弟上前一齐抱住，齐声说道：“哥哥千万不要如此。弟兄们拚了性命，定要同哥哥打破长安，杀败昏君，雪这口乌气！哥哥放下刀罢！”早有两人扳落了刀，又一齐劝了一回，都道：“我们从今日起，生死任凭哥哥。只求哥哥指示！”黄巢见了众人如此，便又转怒为喜的说道：“既是兄弟们见爱，我便迟死几天，作一个计较。我们先去打了广州，在那里抢些宝货粮草，做个回家的盘费，再徐图别计。”众人都依了，一鼓作气，四五日便破了广州，杀了节度使李迢。巢见那里山川雄伟，宝货充盈，便想终于广州，做个蛮夷长老。谁知那年冬季瘴气大作，巢众日有死亡，那些弟兄们又动了归家之念。黄巢便对众人道：“于今归家，我到有个计划，但是还要看看天时。现在各处兵马堵塞，只有一条道路可走，我久已想在心：此去迤北有个桂州，那桂州桂岭之北，更有一条湘江，每逢春夏，湘水便要暴涨。但是也不过数日的光景。如今已是初春，若值水涨，乘筏顺流而下，三日三夜便可直达潭州。由潭州往江陵，由江陵趋襄阳，那就可以回家了。只是一路虽是水程，戍兵也还不少，全仗众兄弟们竭力。”众人听了，个个欢喜起来，那精神便添了一倍。次日束装进发，连夜偷过了桂岭。黄巢立在山头，朝北一望，正是涨水之际，羣山万壑，争流竞赴，汇成一个湘江，蜿蜒奔腾，白茫茫的一片，流入那天边云树中去了。黄巢大喜，道：“天助我也！”即便伐了岭上的竹木，编成大筏，每筏上乘坐三五百人，接连一千余筏，都下了水。于是山助水势，水助筏行，真是瞬息千里，一路上各地戍兵，因湘水大涨，大半回城，登岸巡水的狠少，所以黄巢直至潭州城下，始有人知。刺史李系，是李晟的曾孙，颇有口才，实无勇略。虽有兵士五万，系以为少，不敢出战，只是婴城固守。那当得黄巢人众，湘水一般的气力，来攻城池，不上几日，城便破了。巢将潭州兵民人等杀了个痛快淋漓，浮尸蔽江，好不威武。又遣尚让乘胜进攻江陵，众号五十万。那时荆南节度使杨知温早已辞职，宰相王铎一心要替他兄弟王镣报仇，又见僖宗以羣盗为忧，便奏道：“臣在朝为首相，不能分陛下之忧，今请自督诸将讨之。”僖宗听了十分欢喜，便命

王铎以司徒兼侍中并做那荆南节度使南面行营都招讨。这日正在江陵城中，集合各路大军前往潭州抵御。那时天气尚冷，各道兵马行走迟缓，江陵城中仅有万人。王铎闻得黄巢大众要来，早已慌了，深恐做了兄弟王镣的第二，便留了副将刘汉宏守住江陵，自己帅众向襄阳进发。临行告知汉宏道：“你可好好把守城池，不得有误！我亲自到襄阳刘巨容那里借兵。”说罢，慌慌张张扬鞭策马而去。这刘汉宏送了回来，好不气闷，和衣躺在床上，自己想道：人生在世，同是一个命，父母生时，那里有什么贵贱？如今作大官的，听说贼来，先自走了。他的命怎的那样的贵呢？江陵城中的兵本来就少，他又带了许多去，留下这老弱残兵，如何能敌得黄巢？这不是教我坐着等死吗。又想：王铎到是朝廷宰相，又是荆南节度使，又是南面行营都招讨，受恩不为不重，尚且行那三十六计的上策，一跑完事。我何不也步个后尘？自己又想道：不妙不妙，他是朝廷的大官，行动出了范围，无人能处治他；我若私自逃走，将来事平之后，问起这个弃城逃走的罪来，难免不做刀下之鬼。但是不逃时，黄巢来了也是一死。左思右想，一夜无眠。看看天明，汉宏由床上跳将起来，口中说道：“大丈夫一不做二不休！我就是这个办法！”随即叫了卫兵请到各营首领前来，汉宏对众人说道：“如今黄巢带了五十万人马，不日来打江陵。王招讨昨日去了，留下我等，怎能敌得黄巢？若要到别的地方躲避躲避，身又不能由己。我们现在所处地位，留着也死，去了也死。我们只有一个命，到有两个死，如何是好呢？”众军官都道：“王招讨既走了，我等生死，任凭副将主张。恳求副将想一个尽善尽美之法罢！”汉宏道：“我已想着一个死中求生之道：放着若大一个江陵城，这般锦绣，黄巢来了也是一抢，不如我等先下了手，掠些金银财宝，回到家乡，寻个山僻之所住着，图个下半世的快乐。不强如在这危城中担惊受怕，吃这一口该该欠欠的军粮么？”众人都道：“副将的高见，我们都照办罢。”便分途去鼓动军人。那些军士们巴不得一声，于是不等黄巢到来，先自动手放了几处火，乘着火光之中大肆抢掠。那些居民都往山谷中逃去，也无人救火，将一个锦绣江陵城焚荡殆尽。刘汉宏同着众军，装载资财，竟自北归为盗去了。可怜那些居民，出城时又仓猝并未多带衣被，偏偏傍晚洒下一天大雪来，那春寒更增了几倍，冻死的不计其数。正是：逃出火坑，又落冰窖。作书的人想着当年情状，真是可惨，何况那当时亲受的呢！谁知黄巢过了十几日纔到江陵，这就不能不怨那王铎走得太早了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战荆门刘节使谈私话 夺西蜀田内侍献奇谋

话说刘汉宏抢掠江陵，带着众人往北方为盗。过了十几天，那黄巢纔带着人众前来，见了江陵这城内城外一种凄凉冷落的样子，也就无心留连。这倒是

王铎、刘汉宏先发制人的妙策。当夜黄巢吩咐众人明早去打襄阳，那襄阳节度使刘巨容先得着王铎的报告，便会同江西招讨使曹全晟，商议抵御之策。那全晟在北方原与黄巢王仙芝打个几次仗，知道黄巢用兵最喜迅速，好杀人一个措手不及的，便与巨容商量，先伏兵荆门关山僻之所，等黄巢大众行过一半，从两方横冲过来，定可得胜。巨容依了。且说那黄巢奔到江陵扑了一个空，又恐襄阳预先抢了，便用他那迅雷不及掩耳的办法，率众猛进，并未探明虚实行。至荆山左近，黄巢见那树林深密，山路崎岖，有心要令前军歇住，只见山边早走出一队人马来，旗帜不整，器械不精，又且老弱参半，前来迎敌。黄巢见了，只是好笑，说道：我在广南也不过一年的光景，如何官军更腐败到这般田地？似此兵士，虽据险要地势，也不足畏啊。乃挥众前进，那官军稍一接战，即往后奔逃。巢众只顾追赶，看看赶上，忽听一声炮响，两边树林中伏军一齐出来，从中冲断。黄巢众人首尾不能兼顾，被刘巨容曹全晟等俘斩了二十余万人。巢与尚让收拾余众，渡江东走。这里刘巨容便叫军士们不要追赶，快快收军。那兵士们只得回来，向巨容说道：“我等正要乘胜杀尽黄巢，大帅为何鸣金收军呢？”那刘巨容对着众军人说道：“孩儿们，你们那里知道喽！如今朝中那几位执政大臣，都是奸狡的心思，喜用那圆滑的手段，每每过了河就拆桥的。事情急了便来敷衍我们武人，把点官爵粮饷来应酬应酬；等事完了，谁来理我们？请赏也不准，请饷也不发，你上个表章，半年三个月他不给你发下来，教你摸不着头脑。那一股子劲纔难受呢！你还得好好的巴结他，一点不周到，他便寻个事故，耍耍笔尖，加上两个名词，不独免了咱们的职，还要加罪啊！我那年在明州杀了王郢，并未得着功劳。如今可不能像那样傻，不如留着黄巢，教他们害点怕，好做我们要求富贵之资罢！”众军听了，便都道：“原来如此，真是大帅的高见，我等众人都不及此！”便都不去追赶。只有曹全晟不以刘巨容的话为然，他说斩草要除根，如今不乘胜追斩黄巢，等他恢复原状，再作卷土重来之举，那就难以制伏了。连忙带领人众渡江来赶，事偏凑巧，途中遇着勅使，正是朝廷以泰宁都将段彦谟来代他的招讨使。这全晟听了，好不灰心，便道：“果不出刘公之言！”一面预备交代，也不再赶黄巢。

那黄巢收合残军，又掳些新壮，声势复振。攻打鄂州，陷了外郭，转掠抚、饶、信、池、宣、歙等十五州，众又至二十余万。这且按下不表，再说朝中一段新闻：原来这位僖宗皇帝，十四岁上便登了大宝，虽生得天资聪颖，只是幼年失学，被那些宦官们田令孜等，用着赵高待秦二世的故智，不教他读正书见正人，专一诱导他游戏。因此这位皇帝会蒲博，通音律，喜斗鸡鹅，尤善击球。尝对优人石野猪道：“朕若应击球进士举，须为状元。”那野猪便道：“若遇着尧舜在上，恐怕作个礼部侍郎，还不免驳黜呢。”这僖宗听了，只

是嘻嘻的笑。田令孜等闻得，便十分欢喜起来。原来这令孜一心只想弄权，见了天子如此，便好自作威福。又见如今都是节度使的世界，专守着长安天子也是十分清淡，要想在京外发展发展自己的势力。但是自己出去，又恐把内里的大权让与他人，如何纔能内外兼收？正思虑着，忽然想起一个人来，此人不是别人，正是他的兄弟，姓陈名敬瑄。想当年在许州时，家中贫苦，我每日和他在街前卖些烧饼过活。若是下雪下雨时，他便一人拿去卖了，却教我在家里歇着，真是友爱得狠的。后来我随了义父田总管进内当差，得有今日。中间回家两次，看他到还不错。如今又过了几年，想他必更长得高大了。前日他在许州与我来信，要到长安谋一差事。我想做个宦官，即令当红，究竟无味。如今何不荐他做个武职，我在内边一味的保举，三年五载，还怕不能做到节度使么？主意已定，次日便来僖宗前奏道：“侍臣有一个兄弟，住在原籍许州，于本地情形到狠熟悉。拟请皇爷派他就近在许昌忠武节度使崔安潜那里作个兵马使，望求皇爷恩准。”僖宗最喜欢田令孜的，从小儿同床眠睡，有时玩笑起来，还叫他一声阿父。今见保荐他的兄弟，如何不依？谁知那崔节使天生的性硬，见是宦官的兄弟，便不欢迎。这陈敬瑄到任不得，来到长安见了令孜，气愤愤的诉说一遍。令孜道：“兄弟你听我说，如今的节度使兵权太重，天子还惧他们三分，急切难以下手。等我慢慢的想法子整治他们。现今左神策军无人带领，兄弟不要生气，我在圣上那里保你充当这个差事，暂且占一个步地再说。好兄弟，你歇歇去罢。”次日果然回明僖宗，当即照准。那田令孜因兄弟被阻，便恨了崔安潜，过了些时，见西川的奏报盗贼甚多，官吏动遭杀戮，令孜便在僖宗那里保荐崔安潜如何能干，蜀中若要治盗，非他不行。僖宗听了，即忙降旨，调崔安潜为西川节度使。

安潜闻得，原想不去，又想西川是个大处，凭着自己一身本事，倒怕起盗贼来，还算个男儿汉么？便即日起程前往。到任以后，住在节度使署中，任他羣盗纵横，只是不闻不问。那些文武属员都以为怪事，一日见了安潜问将起来，那安潜道：“从来强盗不是一个人能做得的，必有窠家同那引线。如若穷治，牵连的人很多，徒增烦扰。我已想了一法，明日将库中的钱拿出一千五百缗来，分置城中蚕市、菜市、七宝市那三个热闹的所在，写张榜文：有能告捕一盗者，赏他钱五百缗；同伙告捕的，与平人同赏。你们明日就去照办。”那些属员听了，个个暗笑：好一个不明白的节使，捕一个盗就赏钱五百缗，我们西川是个盗世界，那里来的这多钱赏呢？但是节使吩咐的，不敢不从，明日都照办了，又每处派了几个军士看守了赏钱。一连几日，并不见有人来告捕。原来平人不知道盗贼的所在，惟有盗纔能知盗。今见出了这等重赏，那为盗的都在疑虑，恐怕出首告了，不独不能得赏钱，还怕要一同治罪，因此数日并无人告

发。恰好那一日，有一个盗参透了节使的意旨，又正与他的同党分赃不匀，借了博场的钱被人讨要得紧，便与他同伙的那个盗说道：“阿哥，你得了许多外财，做兄弟的今日一概不要，只求哥哥请我吃三杯。”那个盗说道：“要我做个东道到可以，但是不知那一家饭庄好呢？要不然我们到七宝市新开张的那个锦江春去罢。吃了那家馆子的酒，也不枉发了一回财。”说着两个行到七宝市来，行至街东，正看见六七个军人守着那五百缗钱，在那里同往来的行人说话。那个盗便走慢了，这个盗却抢上几步，大着声嚷道：“后面有贼！”那个盗翻身便跑，这些军士们听得，一齐上前捕了。那个盗便叫起屈来，对着这个盗说道：“我和你同伙做盗，已有十七八年，所得赃物又皆平分，不曾亏你。你怎能告捕我呢？我只得说明，与你同死了罢。”恰好崔安潜一马赶来，听了此话，便道：“你既知道我出了赏格拿盗，你如何不把他捉来？如今等他告发了你，你再说他是盗，也太迟了！”便把这五百缗钱，当着众人赏了这个盗，教了刽子手斩了那个盗，并杀了他的家小。从此诸盗互相疑虑，无处藏身，各自逃出西川去了。这安潜便召募了北方壮士，与蜀人相杂，训练成三千人，俱戴黄色军帽，号曰黄头军。又练了神机弩营一千人，再将原有军队勤加教训，倒将西川整治得十分威武。

早有人传到长安，那田令孜便道：我指望调他到西川难他一难，谁知他到弄得十分齐整。我如今何不再保敬瑄作西川节使，夺他那个现成的地盘，气他一气，看他怎的。原来此时敬瑄已保到将军了，见那黄巢舆羣盗势焰日炽，便来与令孜商道：“如今黄巢又回到中原，东奔西荡，各节使攻剿都不得力。设若一旦西来，我们不可不作一个准备。”令孜道：“吾弟所见极是，我已久想在心。只有西川山川险要，又被崔安潜整顿得十分完好，不如兄弟前往代他，作个将来的退步。现今天下大乱，不是一时可以澄清得的。不是我说一句不吉祥的话，设若黄巢破了长安，我保着天子，学他祖宗玄宗皇帝幸了西川，再等那各路藩镇前来勤王，你我的功劳不更大了？”敬瑄说道：“哥哥说的是。只是崔安潜与弟原有芥蒂，如今前去代他，他不肯让也是枉然。”令孜道：“将来去时多带些兵马，将他制住不敢动作，自然伏伏贴贴交给我们。我如今索性教左神策大将杨师立、牛勣那两个结义兄弟，与你一同镇守三川，兵力自然雄厚，想那崔安潜也不敢怎的。”敬瑄听了大喜。只见令孜倒又沈吟起来，半晌说道：“这两个结义兄弟，当差比你久，资望比你高，那三川只有两川最好，我若保给了你，他们必然多心，弄得生出意见来，不肯同心出力，怎能敌得住崔安潜呢？”又道：“有了，我这么一办，教他们都感激我，而且也没话可说。我就是这个主意！”便对敬瑄道：“你的击球，比他们二人，高下如何？”敬瑄道：“兄弟自从管领了神策军，一心要讨圣上的欢喜，用尽了心思

气力，学得十分精熟。与他们比较起来，虽互有胜负，只是兄弟赢得多些。

”令孜道：“你从明日起，稍稍的在后花园里练习那个鸳鸯脚的球法。我见圣上常以此法取胜。兄弟，你好好的练着，我自有道理。”过了数日，令孜乘着无人的时，便对僖宗说道：“现在黄巢北来，他是个流寇，行踪不定的。设一旦西上，如何是好？侍臣想教兄弟陈敬瑄，与结义兄弟杨师立、牛勣三个人，派兵镇守三川。万一有变，好作个准备，望求皇爷恩准。”僖宗道：“我也听得外臣奏道，黄巢此番北来更加利害。难为卿家想得周全，就是这样的办去。”令孜见准了，又说道：“三川之中，西川更为重要。他们三人如何分配？侍臣恐有嫌疑，不敢擅保，还求皇爷想个好法，使他们三人各凭本事，分过高低。事在圣裁，伏候睿夺。”那僖宗听了，便道：“我倒有一个法子，就教他们赛赛球罢！谁得第一筹的，即作西川；得第二筹的便作东川。各凭真实的本事，又公平又热闹，岂不好吗？”令孜听了，正中下怀，便道：“皇爷这样的选拔人材，真是古今稀有的了！”忙谢恩下来，传了圣旨。那三个将军各自遵了，谨择次日举行大典。

且说那日一早，令孜命人打扫了球场，设立了球门。又将那讲武榭打开，铺陈一切金玉古玩，当中安了那八宝九龙嵌金点翠的一个御座，预备了雕花白玉球筹。辰刻百官陆续聚会，衣冠济济，好不热闹。一到午时三刻，那僖宗皇帝带着紫金冠，穿着袞龙袍，骑着玉花马，围着明珠带，前后神策军侍卫着，来到球场。按辔徐行，在讲武榭前下马，升了御座，百官上前罗拜已毕，便教那教练，使将五花皮革作成的个大球放在场中，宣了旨意，叫了口号。只见陈敬瑄、杨师立、牛勣三个人，都穿着五彩丝绣的球衣，趿着堆云粉底的黑靴，雄纠纠气昂昂跑了出来，争着那个球就踢。先是牛勣踢了一脚，踢得偏了些。杨师立心慌，赶着一脚又太高了，落了下来。二人又来强着踢，那知陈敬瑄眼快，早将左脚一点，将那球点到齐腰，杨牛二人侧踢了一个空，两足相碰，用力过猛，都震得麻了。这敬瑄等那球落到脚边，早飞起右脚来咚的一声，那个球便飞过球门去了。僖宗及两旁侍立的百官齐声喝采。敬瑄喜孜孜的走到讲武榭前，得了第一筹，谢过圣恩，贴在一旁。这杨师立再与牛勣比赛起来，被师立先踢出了球门，便得了第二筹。剩下牛勣，便不踢也得那第三筹。虽然心中有些不快，但也只怨得他的脚不随心了。当下僖宗便命敬瑄做西川节度使，杨师立做东川节度使，牛勣为山南西道节度使。三人俱各谢恩，百官上前称贺，田令孜好不欢喜。那陈敬瑄更感激他的哥哥教他练的鸳鸯脚好，不然那能做西川节度使呢？那知长安城中一人传十，十人传百，都道陈敬瑄因击球第一，得了西川节度使，因此长安城中击球之风更甚。早恼了一位御史侯昌业，上了一本，虽不敢明言这事，上面说道现今盗贼满关东，而上不亲政事，专

务游戏，赏赐无度、田令孜专权无上、天文变异，社稷将危等语。令孜见了，打听僖宗在西苑与小黄门及诸位年少亲王赌鹅，他便拿了来。那僖宗正因亲王们的鹅斗赢了，要把五十万钱的官价买那一头鹅养在宫内，好不欢喜。今见令孜拿了一个表章前来，那里爱看，便叫令孜念与他听。令孜便遵旨高声朗诵了一遍，当着众人在前，僖宗怎的不怒？令孜又忙到御前，跪在地下奏道：“侍臣奉职无状，反累圣明。请皇爷贷臣一死，放臣还家罢。”僖宗扶起令孜，便道：“卿家不要如此。想侯昌业受国厚恩，反出这种狂妄之言，真是该死。待我慢慢的处治他。”令孜听了此话，便忙叫神策军拿了昌业到内侍省内，不问青红皂白，可怜一位直言敢谏的良臣，竟自赐了一死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 诈中诈高骈受骗 恩外恩薛能被戕

话说陈敬瑄仗着哥哥田令孜的势力，得了西川节度使，同着杨师立、牛勣，带领人马一齐前往上任。因行李辎重太多，便行得迟慢些。那西川的人，因这陈敬瑄出身微贱，是个许州买烧饼的，忽然得了本地节度，谁不惊异？早有青城县的妖人，便想冒充敬瑄，带着徒众诈取西川，图个一时的富贵。走到驿栈中，要找一匹上好的白马，骑着摆摆节使的样子，谁知被马步使看破了，教人捉住，问他不服，灌了些狗血，那妖人只得说了。富贵尚未图着，肠胃里到染了些狗膻。不到几天，敬瑄来了，更是大怒，吩咐斩首示众。且说那崔安潜接着陈敬瑄代他的圣旨，明知是田令孜记着前仇，故意与他作对，有心要抵抗不交，又打听带着牛杨二将，人马甚多，难以取胜；设若打败了时，少不得要做不忠之臣。只得忍了气办了交代。朝廷见他顺从，命他做个太子宾客分司。不言敬瑄从此坐镇西川，再说那黄巢自江陵败后，沿江而下，扰乱淮南。那淮南节度使高骈，原是从镇海调来的，从前也打败过黄巢。当日闻得，又差了部下勇将张璘前往攻剿。那张璘乘着黄巢人众渡江之时，用那半济击之之法，把巢众打败，折往江南去了。高骈奏到朝来，兵部尚书卢携与骈有交，便着实保荐一番。僖宗派骈为诸道行营兵马都统，骈奉着旨意，乃传檄天下征兵，聚会淮南来讨黄巢。自己又借着题目，大召土客之兵七万余人，威望大振。朝廷十分倚重骈，又遣张璘渡江来击黄巢。巢党王重霸降了，巢退保饶州，别将常宏又以贼众数万来降。张璘好不欢喜，将降将均送与高骈那里安置，自己又去攻打饶州。因此江淮诸军添上些虚辞，屡次报捷，宰相已下，均上表庆贺，朝廷差以自安。那黄巢由饶州逃往信州，又遇疾疫，弟兄们日有死亡，各镇兵马又都到淮南来会剿。看那弟兄们时，都是懒意巴巴的那种情状，与在广南道上不差上下了。

黄巢见了，早又计上心来，想着高骈养尊处优，原不足畏；止有他的部将

张璘十分利害，连被他打败数阵，如何能把他杀了，便可横行无碍。又想道：我今被他打败，不如前往诈降，教他报告高骈。那高骈闻得，必然要独得这个大功。设或他也像从前宋威那个办法，教各路的人马回去，我这个缓兵之计，可不就成了功吗！再诱杀了张璘，只剩高骈一人，看他也不中用。主意想定，姑且试他一试，吩咐众人暂且驻扎此处，不要抢掠。我与兄弟们安排一条生路。众人都听了，黄巢便叫人将他数年所掠的好古玩拿了四件，你道是那四件呢？就是那秦始皇的连城璧、汉武帝的承露盘、刘先主宫里摆的玉人、曹丞相台上立的铜雀，拿来放在一边；又在兄弟们行装内，清出了赵飞燕的玉印、王昭君的琵琶、潘贵妃踏过的金莲花、张丽华写的玉树后庭花曲本、隋炀帝迷楼中的活动御女机、本朝杨国忠家里那一座汉宫春晓图的屏风，也拿来放在一边；又拿出黄金万两、明珠百串，写了一封降书，差了几个心腹到张璘那里投下。张璘看了这许多珍宝，已自动心，再看那封降书，大意说他也是良民，被迫为盗，屡欲投降，恨无门路。如今得遇将军这等的英雄，连败我等数阵，情愿到英雄手内请死。只求将军大发慈悲，将下情转报高都统，奏明圣上。就是赐我一死，我也情愿。表明表明我的心迹，教那千载后的人，说我不是甘心做贼的，我便死在九泉，还要感激将军的大恩大德。今将数年所掠希世宝物十件奉呈将军，聊表孝敬之意。临颖惶恐，死罪死罪……张璘看罢，见他写得十分恳切沈痛，想道黄巢原是个富豪子弟，当年曾举过进士，想来原是个好人，一时为人所误；如今被我连败数阵，又降了他的将官王重霸等一班人，或者回心转意要作良民，也未可定。今又将了许多礼物来，更可以表明他的至诚。便又想道：他那降书只写了十件宝物，这金珠两项并未言明，分明是送与我的了。我们官军打仗，又不能十分抢掠，守着该欠的军粮，那一年能发个大财呢？不如允了与他转呈，得了这宗财物再说。当即收复了，派人将礼物十件，并黄巢的那个原书，星夜投到高骈节署里来。那高骈是个富贵的大官，金银倒不在意，一心只喜古玩，今见黄巢送来的十件都是希世难得之宝，不由的动心。再看那降书时，说得便便其辞，又沈吟道：黄巢这个人，终久是靠不住的。忽又想道：我且将计就计，受了他的降，诱了他来。等他人众散了，那时诛他易于反掌，免得这昭义、感化、义武这些军马，在淮南住着，借着讨贼为辞，百般的要求，好难应付。即令他们讨平了贼，我的功劳也就有限了。我不如以善言答复他，就允替他上表，求个节钺，教他欢喜欢喜。想定了主意，就去实行。一面复了巢书，一面申奏朝廷，只言巢贼不日可平，不烦诸道兵马，请悉遣归。朝廷远在长安，那知他的内情，自然照准。那高骈便教张璘请黄巢谈话，黄巢只推等遣散了弟兄们，即当趋署谢罪。张璘回复了高骈，便催着各路人马各回本镇。

黄巢打探明白，过了几日，料着诸道兵已北渡了淮河，他便来请张璘到营中点收军械粮草，即日到高节使那里投降。张璘见黄巢如此，十分欢喜，但自己是一营之主，岂能随便去到贼营？若待不去，又恐误了国家大事。便差他部下亲信得力的几位军官，做个全权代表。那些军官领命，见主将并未去，个个放心大胆的前往。不一时到了贼营，黄巢派了尚让等一班头目前来迎接，十分恭敬，请到中军一个大棚内坐了，预备下茶烟管待。等了一分，不见黄巢到来，那尚让等便起身道：“诸位将军少待，尚某去请大哥前来陪话。”从容不迫的去了。过了一分，还不见黄巢到来，那些军官便都起身往外一看，只见黄巢带领着众人，持枪执仗的围将上来。这些军官手无寸铁，要躲也没有躲处，要逃也没有逃路，俱被黄巢捉住，脱下军衣，一个个的杀了。看看天色傍晚，巢便命大胆的兄弟们穿了军官的衣服，装做醉了，一个个卧在湘妃竹床上，命人抬着；又将枪刀等物装载了几大车，放在前面，便吩咐众兄弟们分作三路，中路自己带了，跟着大车竹床慢慢的行走；那左右两路，便叫尚让、乔钫两个带着，速从小路去包围张璘的营盘，只听炮向，一齐杀出。分派已定，各自前往。且说那张璘连获胜仗，兵士们已自骄傲起来，又见黄巢业已言和，今日又请了我们军官去吃酒，便都放宽了心，不作准备。这张璘心中只等代表回来，便可立了大功，好不欢喜。等到申初还不见来，心里正在疑虑，只见卫兵等进来报道：黄巢亲来投降，我们去的军官因吃酒醉了，他们用竹床都抬了来。还有许多车子的军械，都放在营门外呢。张璘听了，满心欢喜走了出来，口里说道：“偏是这几个该死的，没有见过酒，没有量就少喝一点。什么好酒，吃得这样大醉，倒要我来亲自接洽？明日等他们酒醒了，再好好的责罚他们。”说着行到那大教场来，远远的望见营门外放着几车军械，看那贼兵们高高的抬了几个竹床，那为首一个床上，睡着一人，穿着本营的军服，把个枕头倒压在脸上，也看不清楚是谁。张璘见了，便道：“你看他们醉得这个样子！教他抬进来罢。”卫兵听了，前去吩咐那些贼人，将竹床放下。床上的人忙都起来，向车上拿了枪刀，猛听一声炮向，都杀奔营来。张璘慌忙往后便跑，无暇击鼓，只得口中嚷道“有贼有贼”。各营军士听了，又无军官指挥，浑杀一阵，保着张璘往后营逃命。早有黄巢的那二路伏兵，一齐上前，把个骁勇善战的张璘，竟自斩为两段。黄巢获了全胜，且就张璘的营盘驻扎，在中军帐内搜出那金珠两项来，巢便分给众兄弟们。又遣乔钫去打破了睦婺二州。高骈得知，自恨要骗黄巢，反为黄巢所骗，又丧了大将张璘，兵心惶恐，那里再敢出来。这黄巢便从采石矶渡了扬子江，围了天长六合，兵势更盛。那淮南副将毕师铎，原是与黄巢一同起事的老友，后来攻打镇海被张璘擒住了，便与秦彦、李罕之等降了高骈。如今见巢势大，恐真打败了高骈，便连他也无有颜面去见黄巢。次日见

了高骈，说道：“朝廷倚公为安危，今贼五十万众，乘胜长驱，若涉无人之境。不据险要之地以击之，使踰长淮，不可复制，必为中原大患。末将不才，请假精兵万人去救六合。”那高骈以诸道之兵已散，张璘又死，自度力不能制，畏怯不敢出兵。今听了毕师铎之言，以为他原是降过来的人，又恐他乘势去助黄巢，更不肯听。说道：“贼势方振，我等当严备自保，以静制动。”那毕师铎只得辞了出来。

高骈也自忧心，便又上表朝廷告急，称贼众六十余万，现屯天长，去臣城无五十里，请急发各道兵前来援助。朝廷见了，以为当初卢携保他文武长才，若委以兵柄，黄巢便不足平。如今接了此表，不由的惊骇，便下了诏书，责骈不该遣散诸道兵马，致贼乘虚度江。那骈又上表说：当初遣散，也是奏闻奉旨的，并非自专。今臣竭力，可保一方，但恐贼偷过淮河，宜勅关东将士善为预备。并称近日风痹疾作，不能出战。朝廷接了此表，也难与他长打这笔墨的官话，便派河南诸道发兵屯潞水，泰宁节度使齐克让屯汝州，又以淄州刺史曹全晟为天平节度使兼东面行营副都统，即日分勅去了。

且说那泰宁节度使齐克让，奉到勅旨，自以兵少，便派了将官李光庭去代州一带募兵。那李光庭跑到代州，事情又急，那里有许多好人当兵？便募了一般游手亡命之徒，星夜赶了回来，道过洛阳。那唐时洛阳定为东都，也是一二等繁华之地，这些人从代北苦寒的地方来，那里见过这宝货充盈的都市？进了东北那个安喜门，见了这也爱，见了那也爱，心想要买，只是身边的钱少。正值午饭时候，那光庭便教他们吃了饭再走，这些人得了机会忙忙的吃了饭，自有光庭去算饭账。他们便走到各铺店中，拣那值钱多的，买了一大堆，给了几个大钱，拿着就走。那铺店中人都追了出来不依，这兵士们道：“老爷们卖命替你们去打黄巢，这点东西送给我又怎样呢！不要说起老爷的气来，放一把火，都给你烧了！”他那些铺店的人，平时都是计较辘轳的，况且拿得太多，谁肯赔这血本？便都拉住，死命的不放。这些军人们说得便做得出，真个跑到铺店里放起火来，延烧了半条街，各铺伙家们只顾救火，他们索性乘势抢个痛快。那李光庭赶来见了这样，有心要管教他们，正是个用人的时候，恐怕他们赌气跑了，自己领了许多用费，募不着人回来，怎样在节使那里销差呢。便由着他们抢个十足，忙领着从东南的长夏门出去，回汝州去了。看官，你道这些兵士们的行动，便与黄巢手下的弟兄们，倒是一鼻子出气。要教他去打黄巢，恐怕他不肯自残同类呢。

再说徐州刺史奉着旨意，忙遣了三千凶顽的兵士去守潞水，正从许昌经过。感化节度使薛能，从前也做过徐州刺史，自以为有恩信于徐卒，今见他们走这里经过去打黄巢，便特别的要好，每人给了一缗钱，又留在东门外那个球场

里歇息，预备了丰盛的酒饭，要管待他们。那知着个当儿，那忠武节使也是奉着圣旨，派遣他的副将周岌带领人马去防潞水，也正从这里经过，看见了许多人在那里歇着，内中军士们便来打听。这徐州兵士最爱好看，便对那些军士们说道：“我们是徐州刺史派来的，这许昌薛节使，是我们的旧主。听得我们从这里经过，欢喜得很，不等我们开口，便每人赏了三缗钱，留着我们在这里吃晚饭呢。”那忠武军听了，好不欢喜，便来对周岌说道：“那边一队人是徐州来的，也是去防潞水的。听得这薛节使，每人与他三缗钱，还要把酒食管待他。我想我们同是去打黄巢的，副将何不与他说，也教我们弟兄们多得几文呢。”那周岌原带他们出来，要想他们好好的打仗立个功劳，一路只是爱惜他们，如今打听有这样的事，又不要自己拿钱，这一句话还有什么不肯说的？便去与薛能说知。那薛能见忠武的人多，那里有这多钱给他？况且他开口每人要三缗，更难办到。便对周岌道：“贵军从这里经过，礼当犒赏。只是国家财政困难，军饷正自无着。兄台是我们一般的人，还有个不知道的么？管待酒食是真，并未发放钱缗。那是他们爱好的话，不要信他。如贵军军士们要吃酒筵时，我教他们送来。”周岌听了也是实话，正经的军饷尚欠了好几个月，那里来的闲钱给人呢？便告辞回来，对众人说了，说是徐州的兵吹给你们听的，并说他也请我们吃酒筵，你们且等等。那些军士见没有钱，早不高兴，便道：“他既不给钱，那个吃他的酒席！我们还要赶路呢。”那周岌便道：“薛节使的情面也不可却。你们要赶路时，我教他早开了来。”说着命人告知薛能。薛能听了，正自不愿他的军士在此久留，便教司厨的先开与忠武军吃。那司厨的只道节使叫先开的，自然是应该优待的，便将这半日预备的好菜都开去了。那忠武军见预备的酒筵丰盛，虽然未得着钱，倒也吃得十分醉饱，各自束装而去。这徐州军士们打听得忠武军的筵席丰盛，便不高兴。带兵官便说道：“你们众人不要忙，薛节使既留我们吃饭，自然要此忠武军的好。所以先开与他们吃，教他们去了，免得看见我们吃的，又不服呢。”众人听了此话，只得又等了一回，看看天晚，纔开了来。军众上下一看，好不有气。原来那薛能预备他们吃的丰盛筵席，都被司厨的开与忠武军吃了，一时预备又来不及，心想：我素来有恩与他们，今又得了我一缗钱，便叫司厨的随便弄了几样菜与他们吃。那司厨见节使这样说，知道不是请的什么贵客，便将那忠武军吃剩的凑了些，那两样新弄的又没有煮烂，这些军士们见了，如何不气？只是等了半日，腹内已饥，胡乱的吃了一些，又喝了两锺白酒，越想越气，一齐跑进城来。守城的兵士见了这一羣凶狠的醉汉，前颠后仰的走来，知道大不妙，忙将城门关了，报知节使。那薛能来到城楼，问了众人，众人都道：“节使赏我们的饭，我们都感激的。但是为何将好的与忠武军吃了，我们都是节使的旧部，一向出力，为何

反来薄待我们呢？”那薛能听了，便道：“我原是预备好的给你们吃，谁知被司厨的下错了。你们都且息怒，我明日教他弄几样好拿手的菜补你们。”说着便叫拿那司厨的来，当面骂了一顿，又教卫兵们打了他四十军棍，教他明日好好的做菜。正在城楼处分，只见城外的兵个个听了，正要回身往球场内去，忽然四下里人马围将上来。可怜那三千人并未拿着兵器，被人杀个措手不及，都死在那城外大道边，倒把个薛能惊得呆了。只道是黄巢杀来，连忙下城回署，差人打听，纔知道这一队人马不是黄巢，却是他请吃晚饭的忠武军。原来许昌城内的绅商，看见徐州兵势焰汹汹，怕薛能调解不下，便私自派遣几个商团，打开西城去追忠武军回来，好做个救应。那周岌原不愿多管闲事，只是他的部下，听了徐州军人因他们吃得好了，便闹着不服，一定要跑回来，倒杀他个措手不及，又向各死兵身上搜了一搜，虽没有三缗钱，却也有一二缗钱不等，越添了气。便骂道：“这该死的薛囚，分明与了他们的钱，还说假话！他止怕利害的，教他瞧瞧老爷们的利害！”说着一齐要来攻打城池。薛能得知，又见这些忠武军杀徐州兵时那个凶狠样子，早已害怕，便忙收拾细软，带了家小，打算逃往襄阳。方纔见忠武军都在夹门那边厮杀，便开了西门逃走。那知忠武军原是从西门那条大道上折回来的，輜重等物还放在那边，也有军士们把守。这位薛节使稍稍的出城，又不敢点灯，黑夜里往前走去，不过半里，早被忠武军拿住，不问青红皂白，一个一个的都杀了，拿到东门周岌那里请赏。周岌见了，吃一大惊，便对军士们道：“你们因酒食小故，杀了徐州兵三千人，又杀了薛节使，这便如何是好？”那些军士们并不心慌，便道：“我等众人也照着时下的惯例，就请副将作了许昌留后，圣上也不见得责备我们。”周岌听了，只得申奏朝廷，说是徐州兵要挟薛节使不遂，把他杀了。我们从这里经过，杀散徐州兵，平了乱事，绅商及军士们留我暂镇许昌，作个留后。朝廷那知真情，便也都依了。止有这薛能，好好将酒将食的欢迎他们，倒召出杀身灭门之祸。你说当时的军官难做不难做呢！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 王重荣深心怀诡计 齐克让痛语奏军情

话说忠武军在许昌杀了徐州兵和那薛节使，周岌便作了留后。那镇守汝州的齐克让，与薛能原有交谊，闻知此事，不由的心内吃了一惊。有心要来问罪，自己兵少，恐为周岌所袭，便连日引兵退还兖州，做他的泰宁节度使去了。于是诸道派来屯浹水的人马，也有三千的，也有五千的，看见周岌又不来，齐克让又去了，便都道：“长安天子也不单是我们的，他们都去的，我们留着等死，图什么？他们有脚，我们难道没有脚吗？我们都走了罢！”于是屯在浹水的兵，陆续散去，惟有那淄州刺史曹全晷，奉旨升为天平节度使兼东面副都统，领兵六千人来打黄巢。那时巢众号五十万，全晷督同军士，倒也打了几回胜

仗，只是兵微不敢猛进，便差人到淮南高骈那里下书，会同攻剿。那高骈是已经奏闻皇上，有病不能出战的人，不敢擅自动兵。却见曹全晟书上说的都是忠孝的勾当，又驳他不得，只是搁着不复。那全晟一等也不见淮南的兵，两等也不见高骈的信，守着数千人，如何能久敌黄巢？也自退到泗州屯了。那黄巢便安安稳稳的领着兄弟们，渡了淮河，不觉大喜，便对众兄弟说道：“我等已渡了淮河，北去更无险要。直待破了潼关，便可打到长安去了。我们到了长安，这个天下便是我们的！还愁无钱吗？况且我们从前已抢得不少，须做出些名誉来，不可一味的抢掠。但是遇着精壮的男丁，不可放他过去，务必劝他到我们营里効力。”众兄弟们都听了，一路上真个秋毫无犯，比那些官军们倒反斯文些。这种消息传到长安，那田令孜等也便忧虑起来，又道：这黄巢若是照着他一向的行为，肆意抢掠，我倒不怕他；如今他不抢不掠的，看其志不在小就，这到真不可不怕呢！便来奏明僖宗，又派了河东节度使郑从谠，以本道兵交与诸葛爽，和代州刺史朱玫南讨黄巢。又以代北都统李琢为河阳节度使，再命河中节度使李都派兵，加意把守各路要隘，分勅去了。

单说那河中节度使李都，年纪也不小，精力又不强，更犯了那戒之在得的病，素来待那些军士们十分的克苦，立了功时，朝廷发下赏来，他还要扣他们几成，因此军士们都不高兴他。他部下有个都虞候，姓王名重荣，原系太原人氏，与他哥哥重盈，均以毅武冠军擢为河中牙将。这重荣生得体格丰肥，面如满月，素多权诡，早看不起李都的为人，所以人家当差，都讲究巴结长官，他却一味的顶碰长官。他也有他的作用，譬如应该赏给众人的，那李都便懒待举行，他便替众人再三再四的请求，那李都准了，众人也止感激他，说是他说准了的；那李都不准时，众人也感激他，说是他替众人碰了钉子的。因此满营将士们，没一个不说他好。那李都见了这王牙将三回五次的与他项碰，不顺他的心，便想借着事故把他开了，只是碍着众人的面皮不能发作。这王重荣见了主帅是如此，兵士们又如彼，他便想弄得他们冲突起来，好于中得利。平时也难作耗，今见朝廷教他们去防黄巢，时机来了，不觉欢喜起来，忙预备下酒肴，请了各营的好友前来谈话。那些人都与重荣最好，不一时俱各前来，叙礼已毕，一面斟着酒吃了几杯。那王重荣便说道：“如今黄巢北来，朝廷令我们把守要隘。明日节使吩咐了就要前往。像诸位哥哥这样的英雄，乘此机会立了大功，三年五载，怕不做到节使。像兄弟这样愚笨的人，又不得李节使的欢喜，莫说不能立功，就立了功时，也是枉然。惟有盼望哥哥们都得了好处，那时不要忘了兄弟，提拔提拔，依旧的当个小差事，长长远远的有碗饭吃，我就感激诸位哥哥不尽了。”说着叹了几口气，又道：“我想人生在世，也不过数十寒暑，那样的事情做不得？偏是我们做这个卖命的勾当！要遇若那知己的长官

，还知些痛痒，立了功也还得个报酬。不见别的节使，那里的将官们，这三五年中升了官的，也不知有多少，发了财的也不知有多少，偏是我们兄弟们的命薄，吃尽千辛万苦，那一个知道呢？你就上阵打死了，他也说是应该的。同是一般父母的皮肉，我们便到刀枪眼里图生活，他们作大官的还在那红罗帐里，伴着侍妾们做春梦呢！我想大丈夫生在上，或是碰着明君，或是遇着知己，自然可以轰轰烈烈的作一番；如其不然，要早作个计较，徒在那白眼人的部下，被他埋没了功劳，弄得一生碌碌无闻，辜负了天地父母生我们这凛凛一躯！岂不教人笑话吗？那晋人陶侃说道‘生无益于当时，死无闻于后世’，是自弃也！诸兄读那晋书时，想也曾见过的，不待兄弟哓哓不休了。”那知王重荣说了这一偏话，早提起了众人的心肠，便将素日厌恶李都的心更加一倍，便都道：“哥哥说的狠是，那做长官的都像哥哥这样的热心慈肠，知道兄弟们的苦处？兄弟们早得了好处，那能还是这样呢！别说弟兄们没有什么本领，便真个杀了那黄巢时，还不是我们这位李头拿去了请第一功，过了半年三个月发下赏来，我们也不过几缗钱几匹绢罢了。常言道，人过三十无后生。兄弟们如今都是将近三十岁的人，本当趁此时立些功劳，得些赏赐，作个下半世的生活费。像在这李头的部下，一缗钱一赏，那一年纔有一点蓄积呢？真个老了，提不得刀杀不得人，被他们遣散下来，岂不要饿死了吗？正是哥哥说的，要早作个计较纔好！但是哥哥打算作过怎的计较呢？”重荣见众人说得真切，便道：“不是兄弟教众位哥哥去背叛那李都，其实跟着这等人，终久是无成的。如今朝廷命我们去敌黄巢，明日他吩咐下来，我们只上去请他把这几个月的欠饷发清，再发给我们开拔费，越外再要他发一个临阵的双饷。他若发时，我们暂且放下他；若不允时，我们在河中城内抢点钱粮，领着众人开到城外去驻扎，看他一人坐在城中怎样的处置。”众人道：“他平时一缗钱都不肯赏人，如今要他发这多，明是不成了。且库中也没有存着这多钱。”重荣道：“库中存款自是无多，只是他的私囊二三十万缗，不可以拿点出来吗？从来说‘财聚则人散，财散则人聚’，如今正是用人的时候，不拿几缗钱出来洒洒，那个肯跟他效力呢？”众人听了重荣说他有二三十万缗的家财，越恨那李都平时的悭吝了。到了明日，那李都果真吩咐下来，重荣便带领众人前去请赏。那李都因要用众人时，便恨命的每人允赏一缗钱。重荣便道：“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众军士们前去抵御黄巢，若不重赏，怎能够得他出力？这个卖命钱是要多给些。”那李都听了，好不有气，便道：“你们开口也是卖命钱，闭口也是卖命钱，这个命怎的老没有卖呢？你们不要嫌一缗钱少，常言道一文逼住了英雄汉。你们便都算是英雄，也不能小看我这一缗钱！我意已定，不能再添。如再求时，我一缗也不给！国家养兵千日用在一时，上这点小阵仗，便有许多的要挟，这还了得

？”那王重荣故意要激怒他，再三再四的请。那李都真个怒了，连一缗钱都不给。重荣下来，添些言语激动众人，便行他昨天定的那个计划。兵士们都持枪执仗拔队起程，李都听得，以为被他一篇话说得感动了，连钱都不要各自出发，好不欢喜。那知兵士们行到热闹街市中，一齐抢掠起来，那身上揣不得的便装在辎重车上，将个河中城内剽掠一空，依然整着队伍出南门去了。把个李都气得目瞪口呆，反无办法。又见黄巢要来，无兵无将，这个节使是做不稳的。自己申奏朝廷，朝廷便给了他一个太子少傅的虚衔，命王重荣作了河中留后，那就是个候补的节度使了。

再说黄巢战败曹全晷，便由泗州到了汝州。那泰宁镇守使齐克让，想着奉旨讨贼，如今贼到这里来了，不能不前去抵挡。吩咐众军明日起程。只见军士们都软洋洋的，细一打听，原来他们都见着黄巢的传牒，说与他们无干。这人不逼到要死时，那个肯去打仗呢？齐克让便要了黄巢的传牒，一看也自忧心，一面劝谕部下，一面申奏朝廷，内称：黄巢自称天补大将军，传牒诸军不要违背天意，各宜守垒，勿犯吾锋。吾将入东都，即至长安，欲问罪于朝廷，与你众人无碍。因此各道兵士见了此牒，并无战心。望求圣上早作准备。僖宗见了，只得召宰相崔沆等会议，沆等也无别法，只请发关内诸镇兵及两神策军去守潼关。田令孜便自请为都指挥使，那宰相豆卢瑑却希承令孜意旨，说道：“三川帅臣都是令孜心腹，不如西幸，以避黄巢。”僖宗见宰相等均无主意，又不愿离长安，急得要哭，还是教令孜发兵去守潼关，又亲到左神策军去检阅将士。那好的早被那年陈敬瑄带往西川去了，令孜便荐左军马军将军张承范、右军步军将军王师会、左军兵马使赵珂前去把守潼关，自己为左右神策军内外八镇及诸道兵马指挥制置招讨等使，以飞龙使杨复恭为副使。分派已定，过了两日，又接着齐克让的表章，奏称：黄巢已入东都境界，臣收军拟退保潼关，于关外置寨。只是将士屡经战斗，久乏资粮，州县残破，人烟殆绝。东西南北不见王人，又复冻馁交逼，兵械利弊，各思乡闾。诚恐一旦溃散，则大事去矣。乞早遣资粮及援军前来救应。僖宗看了，不觉流下泪来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 泰宁使拚死战前锋 神策军偷生作乡导

话说僖宗见着齐克让的那个表章，纔知道除了长安城内，没有一处是好的。叹想着祖宗的一个锦绣江山，我又没有做过大恶，怎么弄得这样的坏呢？又见朝中没有一个能当大事的人，只有宦官田令孜到还有点胆量。但是他的意思，一心要我巡幸西川，抛了这个长安，我如何舍得！不由的悲伤了一回，仍是催着令孜，要他去防潼关，便命他为汝洛晋绛同华都统，带领左右军前去。又以神策大将罗元杲为河阳节度使，杀了薛能的周岌为忠武节度使，同御黄巢。

那时黄巢已到洛阳，这东都留守刘允章看见大势如此，便是英雄也无用武之地，何况他离着英雄还远呢，当下率着百官迎谒黄巢。黄巢看见这刘好汉这样的延揽英雄，便动了一个猩猩惜猩猩的念头，入城劳问了一番，又禁止弟兄们不要抢掠，这洛阳城内倒是闾里晏然，人民安乐，那个不恭维这位刘爷请到黄巢的大德呢！这且不表，再说那长安城中，闻得东都已陷，这左军将军张承范等纔带领了神策军择日起程，原来那神策军士，都是长安城中富家子弟，贿赂了宦官们，充当这个禁军，好得厚赐；闲时华衣怒马，凭势使气，欺负长安的小民。那为首的几个军官，更是公子王孙哥儿的出身，看着当时神策军的军服，金银灿烂华丽庄严，十分好看，便谋了这个闲职，朝覲宴会的时穿着也体面些。如今听说黄巢陷了东都，天子命他们出发，当年并未经过战阵，平时又不下一回操场，这不是去抵挡黄巢，倒是前去送他的性命。因此父子聚泣，兄弟含悲，都不愿去。但是王命又难违背，便拿些金钱，稍稍的买了病坊中人代他们前往。原来唐时，高祖太宗最是爱民不过的，又想着贫人病了，无医药之费，便在长安城中设了数十处的病坊，仿佛如今施医院的办法。当日这些病人充了神策军，如何能上阵打仗？便是那大刀阔斧，往往的还拿不起来。只是得了人家的钱，不得不勉强去走一趟。到了出发那日，僖宗皇帝照着祖宗的老例，亲自在章信门楼上优赏，遣发了他们。那领兵官张承范知道不行，便亲自在僖宗前奏道：“臣闻黄巢拥数十万之众，鼓行而西；齐克让以饥卒万人，依托关外。今遣臣以二千余人屯于关上，又未闻为馈饷之计，以此拒贼，臣窃寒心。愿陛下催诸道精兵早为继援。”僖宗听了张承范的话，未始非是，但目下又无别计，便对承范道：“卿辈第行，诸道精兵寻将至矣。”那承范勉强带着那些病人前往，行至华州，刺史裴虔早带着城中人民逃入华山中去了，剩下一座空城，一无所有。打开州库一瞧，惟见尘埃积得有一寸多深，上面纵横点点，都是鼠迹，久已未放东西，那里来的钱帛？只得又到米仓中一看，幸喜菩萨保佑，倒有搬剩下的米一千余斛，军士们吃了一顿饱饭，又将余剩的分裹在身上，算起来也只管得三天。好容易挨到潼关，都乏极了，便在那树林深处找出了百十个村民，教他帮着运石汲水，稍稍的为守御之备。那齐克让守着残兵，好容易等到关内救兵来了，十分欢喜，忙来与张承范相见，商量抵御之策。不来还有个希望，等来到了一看，只有一二千扶病的疲军，心上早凉了半截。回到营来，自己想道：我等世受皇恩，弄得大盗纵横，国家到这般田地，还要这个命做什么！等那黄巢到来，把我杀了，也教天下后世的人，看着我们当军人的，也有一两个以身报国的。便也不枉了本朝三百年养士一场！因此横了心，什么都不怕，只等黄巢来杀他。

不一日黄巢的前锋将柴存到了关下，打着一片白旗，漫山遍野，一眼望不

到底。其时正值西风大作，那些白旗迎着风在空中招卷，倒像是扬扬得意的。这齐克让一心只想找死，督着残军往前猛进。从来道一人拚命万夫莫当，那黄巢的前锋虽然骁勇，也只是往后便退。那知黄巢在后面听得前锋少却，深恐乘势败了下来，便骑着一匹雪白千里马，拿了一树素绦墨边的令字旗，从那千军万马中冲了出来，勒转马头，扬着旗子，大声嚷道：“众位弟兄们，往前杀呀！”只见他那营里的人，都接着同声嚷道“往前杀呀”，那千万人的声音合在一处，俨似青天上打了一阵迅雷，把个黄河的水遏住得不流，西岳的那座华山也撼得动了。谁知那齐克让一概不闻不问，死命的抵御，自午初战到酉末，那黄巢的前锋要进一步也不能。只是官军死得也多了，兵士们无暇吃饭，腹内又饥，看着齐克让志在必死，难以进言。那李光庭新招募的兵，曾经抢过洛阳的，也被克让忠心感动了半天，如今见死的人多，他们在后面先把营盘烧了，这克让并不回头，那些军官看着兵众已溃，徒死无益，便一齐上前，将克让连拉带抬的退入关来。克让用尽气力，也就卧倒了。且说张承范在关上，看着齐克让力战黄巢，自己十分的感动，又想着前日出发，僖宗皇帝亲自饯送我们，若被贼人打破潼关，国家从此完事，如何的不发愤呢？便将自己资囊发给士卒，商量着死守潼关。那些假神策军跑别此处，饱一顿饥一顿，那个病体尚未将养得好，如今要去上阵，岂不更难？便来对承范道：“将军将自己的资囊分散众人，众人十分感激。只是为数有限，凭着这点东西，又能度得几天？还是请将军奏闻万岁，多发粮饷的为是。”承范道：“我也是这样的主张，只是如今朝廷府库空虚，这几年来从无宽裕的粮饷，你们还有个不知道的么？”那些军士们都是长安的人，那有个不知虚实的，便都道：“长安城中的大官，那一家不拥着两三千万缗的家财？不过弄得皇上家穷了罢！如今贼临城下，万一打破，也是同归于尽。还是将军上表朝廷，难道他们就没有像将军这样解囊犒师的么？”承范听了有理，急忙申奏僖宗，内称：臣离京六日，甲卒未增一人，馈饷未闻影响。到关之日，巨寇已来，以二千余人拒六十万众，外军饥溃。臣之失守，鼎镬甘心；朝廷谋臣，愧颜何寄！传闻陛下已议西巡，苟銮舆一动，则上下土崩。臣敢以犹生之躯，奋冒死之语，愿与密近及宰臣熟议，未可轻动，急征兵发饷，以救关防，则高祖太宗之业，犹庶几可以扶持。使黄巢继安禄山之亡，微臣胜哥舒翰之死，则国家幸甚。说得倒也十分沈痛，奏报到京，那些大官们见了此表，自己拥着二三千万缗的家财，正恐贼破了潼关，同归于尽，便想觅个清静平安的地方过活。又思来日方长，这点宦囊难敷豪用。若是国家太平兴旺时，便拿出几万缗钱来，也还有个希望，不愁不得一本万利的报酬；如今眼见得唐家完了，谁肯拿这体己钱去烧这个冷灶呢？便都回家收拾行李，清理家务，只当没有看见的一般。僖宗见了这些朝臣不独不拿钱出来，连一

句话也没有，怎的不急！便拿出自己内库的金银来，交与田令孜，教他速募新军前去接应。令孜只得去办。

且说那黄巢见齐克让退了，带领弟兄们没昼没夜的攻打潼关，那张承范用尽平生气力前来抵御，自寅至申，关上矢也都射尽了，又教将士们飞石来打黄巢。原来这潼关外，当年掘得有一个深阔的濠沟，黄巢的人马一到濠边，那关上的矢石俱下，因此不能渡过。如今见张承范的矢石来得稀少，是夜月色微明，黄巢便驱使百姓一千余人，掘土填那濠沟，不须一刻早已填平，引兵而渡。又叫人着了黑衣，摸上山来，在关外放起一把火，将关楼烧得干干净净。那张承范见关楼被焚，便带领众人退到关城上死守，回头一看，吃了一惊。原来潼关之右有个禁坑，平日禁人往来，以便征税，地势比潼关稍低，易于行走。当时承范只顾在关上厮杀，便将此处忘了，如今关楼被焚，再上关城时方纔想起，便叫右军将军王师会速去把守。谁知师会领了众人到得禁坑时，那贼人已自来了，便竭力的抵御，终是寡不敌众，可怜师会竟为巢众所杀。那潼关上的守卒，见禁坑被破了，只得弃关逃走。承范改了便装，随着兵众逃了出来，走至野狐泉，遇着奉天援兵来到，承范说道：“你们来晚了！”领着残军还到渭桥，那些军人又冻又饿，又打了败仗，好不有气。遇见了田令孜新募的军人，斯斯文文的纔开了来，个个穿得崭新的军服，那军官们的衣裘格外温鲜。这些残兵见了，更自火上加油，走上前去说道：“贼来了教我们去打头阵，又饿着我们，又冻着我们，连点军饷都说没有钱给！偏生你们新招的兵，穿得这样的好，你有什么功？快给我脱下来罢！”便一齐上前，抢剥得干干净净。又想着国家待我们这样的薄，如今又打败了仗回去，也就无味了。索性从了贼作个乡导，省得他们乱跑。便领着贼人，从那大路上到长安去了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 苦矣僖宗夜出金光门 快哉黄巢朝登含元殿

话说黄巢得着神策残军来做乡导，十分便利，早来到华州，便留大将乔钐守住。那河中留后王重荣，脑筋灵活，看见黄巢势大，便派了人来下了降书，暂时免得攻打。黄巢正自要稳住各路兵马，见有投降的，便十分欢迎。不在话下。再说那战败的神策残军，走得快的先到了长安，那时百官早朝纔罢，听得说乱兵退来，那个不慌？便都忙忙的驱车策马，四处窜匿。田令孜得知，忙来奏明僖宗去巡幸蜀中。那僖宗到了此时，也无话可说，低着头只管流泪。令孜便带了神策兵五百人，草草的收拾了后宫珍宝，又将那传国玉玺带着，只教福穆泽寿四王及妃嫔数人同去，余者一概不通知。诸事已办得停当，快教牵了那匹绣鞍金镫的玉花马。来再看那僖宗时，还在那里站着，含着一包眼泪，不知在想什么。便上前奏道：“时候不早，就请皇爷发驾上马去罢。”那僖宗抬

头一看，见了亲属都在这里，软洋洋的接了金鞭，左右神策军扶着上了那匹玉花马，令孜在前引道，趁着黄昏时候，一行人众出了长安西边的那个金光门而去。这时城中的人听说乱兵进了城，黄巢也离着不远，便都惊骇不定，各人暂且堵住了大门，在家里埋藏金银，收拾细软，那老的小的便都吓得哭起来。真是如沸鼎的鱼，覆巢的雀，闹攘攘乱纷纷，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，不知要怎样纔好，谁有闲心去管别人的事。因此僖宗出城，都无人知道。那田令孜策马在前，出得城来，便连加几鞭，那马拚命往前跑去。僖宗的玉花马，也就随后奔驰，昼夜不息。你想僖宗皇帝原是龙凤一般的希奇，金玉一般的贵重，自幼生在那深宫内苑，宦官侍妾们捧凤凰的捧大了，十四岁上便作一朝的天子，那更不用说了，那里受过这荒郊的凄凉，鞍马的风尘？回想长安太液池边的芙蓉，未央宫中的柳树，三宫六院的歌舞，百官文武的奉承，何等的富贵风流，庄严欢乐！如今想起来，真是如在天上，如在梦中了。一时又想着当年，高祖太宗百战艰难，成了帝业，做子孙的不能与祖宗开疆拓地、光大前徽，也就是罪过得狠，谁知道到我手里，弄得大盗入关，神京失守，眼见得锦绣山河不是我李家的天下了，我便死在九原，有何颜面去见我那圣祖神宗呢？想到此处，那眼泪便似断线的真珠，一点一点的流个不住，早将那崭新的龙袍湿透了一大块。复又想道：当年玄宗皇帝也曾幸过西蜀，德宗皇帝也还到过奉天，不久便都光复旧物。不知我还能像祖宗那样不？想着又减了一些悲痛。一分儿又想道：玄宗皇帝时，有那郭子仪李光弼一般的武臣与他厮打，德宗皇帝时有那陆贽李泌一般文臣与他计划，我如今面前文武，那有一个及得他们的呢？又不免躊躇起来。不言僖宗在马上一路的思前想后，悲喜无常。

再说那黄巢的先锋将柴存，次日午时便入了长安。其时城中天子已去，军士及坊市居民，争着到府库内盗取金帛、大宅门内抢些东西，那个禁止秩序？因之大乱。这柴先锋到来，奉着黄巢的旨意，并不抢掠，一味的镇压他们。长安中人反稍稍的放了心。那金吾大将军张直方，便帅着文武官吏数十人，到霸上去迎接黄巢。只见巢戴着金冠，穿着红袍，坐在那金装锦裹的肩舆内，长眉锐眼，气度伟如，真有那天子的样式。见了张直方等跪在一傍迎接，便在舆中略点一点头。那左右徒众皆被了头发，约了红绹，穿着锦绣的军衣，执着大刀长戟，好不威武。以后便是无数的步军马军，甲骑如流，人人骁勇。步马军之后，接着便见辎重塞涂，自洛阳至长安，千里相属，络绎不绝。那些赶车的，拿着丈八长的丝鞭，一路上挥得山响，扬扬得意，真是富贵。这些居民见黄巢并不抢掠，又见他车子上原有许多东西，便都放心来，夹路聚观。巢见众人如此，吩咐平唐大将军尚让下马步行，前来安慰。那尚让领命，便来告诉众人道：“黄王起兵数年，本为百姓。非如李家不爱惜你们。你们但各安居，不要

害怕。”那两旁观看的人，见了黄巢那等的品貌，尚让这等的言语，便都道：闻名不如见面，见面胜似闻名。成年的说得黄巢是杀人的魔君，提起来都害怕；如今见了，倒也不怎样。因此将厌恶畏惧之心，也减了好些。

再说黄巢进了长安城的春明门，且不到大内去，便向张直方等道：“城中以那家的宅第最大？”那直方便道：“启禀王爷，城中只有田令孜的住宅，宏敞华丽，要算长安第一。”黄巢便命打道到田令孜的府内来。原来令孜只顾在大内收拾珍宝，家中器具陈设也顾不得搬移，黄巢到来，一切都是现成的，倒也便利得很。便吩咐众弟兄们，马卸鞍人解甲，大排筵宴，请得御厨房来，弄几样特别的拿手好菜，与弟兄们畅饮几杯得胜美酒，直至更深。黄巢微醉，便卧在田令孜的内室。到了次日清晨，众弟兄们都来要推黄巢为皇帝，黄巢谦让了一回，只是难却众意，便也允了。众人拥着黄巢来到唐宫太极殿内更衣，早有宫女数千前来迎拜。黄巢见了个个如花似玉，又打扮得斗丽争妍，不觉大喜。那些宫女便寻了些皇帝的衣冠，与黄巢穿戴。各样俱全，偏偏止少那一件滚龙袍，现绣也来不及。众弟兄们正在没法，这黄巢原是个豁达的人，素来不修边幅，又最善变通的，便对弟兄们说道：“这天子的贵重，也不在这一件龙袍上。如今为件龙袍耽误了大事，岂不可笑吗？我有一法，你们去缎匹库内拿了两匹黄色贡缎来，颜料库内拿了五色的颜料来，请个御前的供奉画了一件，交与御衣处的裁缝，疎疎的做几针，也就是一样了。”众兄弟们听了，只得去办。不一刻那件画龙袍造成，黄巢穿了，远远看时，便与绣的无异。众人拥着黄巢，到那含元殿正中的那个九龙御座上，即了皇帝位。兄弟们又把战鼓打了数百下，以代金石之乐；插了数百根长戟大刀，权当仪仗。朝贺已毕，巢上了丹凤楼，由凤口中传了赦书，国号大齐，改元金统。唐官三品以上的一概停任，四品以下的照常当差。又以妻曹氏为皇后，以尚让为太尉兼中书令，赵璋兼侍中，崔璆、杨希古同平章事，那就是前清的内阁大学士同军机大臣了。其余众人均叙了官爵，好不欢喜。做书的暂且歇一歇笔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第二集出版时便知分晓。